猫*人

迈克尔·柯达，玛格丽特·柯达 著
朱羽 张晶晶 译

Michael Konda and Margaret Konda

CAT*PEOPLE

A HILARIOUSLY ENTERTAINING LOOK AT
THE WORD OF CAT LOVERS AND THEIR
OBSESSIVE DEVOTION TO THEIR PETS



浙江文艺出版社

猫*人

Michael Korda and Margaret Korda

CAT*PEOPLE

迈克尔·柯达，玛格丽特·柯达 著
朱羽 张晶晶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人 / ［美］迈克尔・柯达　玛格丽特・柯达著；
朱羽　张晶晶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5339-2675-5

I. 猫… II. ①迈…②玛…③朱…④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874 号

CAT PEOPLE by Michael Korda and Margaret Korda
Copyright©2005 by Success Research Corpor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8-74

特约编辑：杨蔚昀
责任编辑：曹　洁
装帧设计：董红红

猫人
MaoRen
［美］迈克尔・柯达　玛格丽特・柯达　著
朱羽　张晶晶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zjwycbs.cn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字数 65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5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675-5
定价 12.00 元

献给泰姆辛

并深情怀念凯特

当我说到它是一只很不错的猫时，［约翰逊说］“啊，对，先生，但是比起它来，我已经有一只更喜欢的了”；然后，似乎他感觉到霍奇并不赞成这一点，就又补充了一句：“但它是一只好猫，的确是一只好猫。”

博斯韦尔《约翰逊的生活》

我们选择让那些更为短暂的生命围绕着自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容易破碎的圈子里。虽不能接受这一可怕的缺陷，我们也没有其他出路了。

欧文·汤森德《分离的生命》

目录

1. 关于猫与人／001
2. 与欧文一起旅行／018
3. 奎因／030
4. 楚特尼／054
5. 芒西和“可怕的双胞胎”/070
6. “石门的流浪猫”/084
7. 恋爱中的麦克 T 先生／094
8. 图西入住／105
9. 大西洋彼岸的猫／117
10. 净化：猫的生活／128

1．关于猫与人

在人类走出狩猎动物与采集野生果实的生活之后，猫与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很长时间了。养狗对于狩猎与采集很是有用。在农耕阶段，猫却可以保护收割后的粮食和种子，以免它们遭到啮齿动物的侵害。

大型猫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是一种危险的食肉动物（当然，在今天的非洲、西伯利亚和印度的部分地方还是这样），然而较小的猫捕杀老鼠和田鼠极为内行，这引起了我们那些围坐在篝火旁远祖们的注意。

或许对于两种不同大小的猫来说，有一点是同样重要的——那就是它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看成是食物。看看涉及狗的主题吧，人类的趣味真是变化多端！美洲印第安人会把它们作为食物，甚至常常煮小狗来招待贵客；而在危急关头，极地探险者会吃掉他们的雪橇犬；此外，狗肉还是中国神奇烹饪术中的一道大菜（虽然大多数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会忽视这一点）。和狗不一样的是，猫不会上任何人的菜单，甚至可以说，永远都不会。

这对于猫来说可是个好消息。依其本性，这些得

到特别信任的生物——在野外可并不是和蔼可亲的，相反是相当古怪的，至少在处理与人类的关系时是谨慎小心的。它们与人类一起分享着锅灶。除了受到围攻的极端环境下——在转而以猫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之前，那些被围困的城市居民会降格去吃狗、老鼠，甚至自己的靴子。

猫能捕杀啮齿动物，除此之外，它们还会锻炼身体、整理毛发，能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又是有着异常整洁习性，甚至有点过分考究的动物，所以人类迅速将猫接纳进自己的家庭环境之中，这就并不让人奇怪了。我们必须注意到，从一开始，猫就无意寻找一个领导者或主人，它们确实对自己、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有着独立并且相当傲慢的见解。

狗是群居的动物，并渴望跟从一个领导者，甚至仅仅是一个能够给它喂食的人。猫是独立的——领导者在它们的需求清单上没有位置——以下一点很快就会变得特别明显：没有猫会有可能用一种崇拜的、信任的或深情的眼神去看一个人，或是听从命令去做任何事情。

狗也能被教授很多东西，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喜欢学习——当然，它们喜欢被表扬——可是猫对于学习一丁点儿兴趣也没有，它们所做的一切都取决于本能，

似乎认为从人类那里没什么好学的，通常也不依赖表扬来度日。猫不会用诡计来取悦它们的拥有者——如果它们做了某些类似于恶作剧的事情，那也只是用来取悦和娱乐自己而已。

对于依靠精耕细作和储备粮食来发展经济的埃及人来说，他们很早就将猫视为神灵般的形象，这就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了。猫是冷漠的、美丽的、神秘的，它们能够在黑暗里看清事物，而且是凶猛而无情的杀手，会玩弄想要杀死的生物，就像上帝玩弄人类一样。猫在埃及的肖像画和视觉艺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远远超越了王国粮仓里捕杀啮齿动物能手的重要程度。那些埃及皇后肖像画中猫一般的眼睛、苗条的身形，以及长长的脖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猫被崇拜和模仿不仅因为它们有用，也因为它们美丽。在古埃及，人类之美的最高形式即是如猫一般，而猫自个儿也常戴着镶有金子和宝石的项圈。

当然，猫的本性并不渴望这种全民的爱戴。那些渴求从动物那里获取顺从的人不太可能会喜欢将猫当做宠物——它们并不跟在你脚边，或者滚来滚去装死，或在你的命令下伸出一只爪子——因此从古埃及开始就区分出了两种人：爱猫人和那些无法忍受猫的人。猫倒并不在意这个。它们有着自己的原则，并喜欢坚

持之。

也许正是这种独立的精神，以及由它们所保持的事实——甚至被驯养时所表现出的本真野性，都给猫儿带来了非凡的求生能力——众所周知的九条命。当涉及独立、求生技能、对同类的忠诚、无条件的爱时，我们人类从猫儿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住在荷兰乡下，那里的冬天又长又苦，所以在我们房屋周围的树林或田野里从来不缺少流浪或被遗弃的猫。它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骨瘦如柴、营养不良，而且怨气十足——有人猜想，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种种原因被人从舒适惬意的屋子或拖车里扔到野外的——但是还是有惊人数量的猫存活了下来，它们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生活在排水沟、或老旧的畜棚中，并在那里搜寻食物。

或许除了那些较小的、更具装饰性的种类，狗当然也能在野外生存，但是他们通常需要组成或加入一个团队才能做到这一点。反之，当猫不得不在野外生活时，它们似乎能够毫不费力地回归其中，在荒芜的条件下过起独居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的大多数猫都出现在树林、前门或门廊这些地方，它们渐渐习惯于在那儿寻找一碗搁在外面给它们的食物，接着会从流浪猫摇身一变为“居外”的猫。它们会在房子外面踌

躇，接着会成为“畜棚里的猫”，在那儿做一点轻松的抓老鼠的活儿来维持生计，并最终升级到“家猫”身份，在椅子和沙发上安家，就好像从未在冬日野外闲逛或猎取过自己的晚餐一样。

然而，有些猫似乎在决定是否从严寒中进入屋子这件事上有点问题。如果提供给它们的食物搁在了外面，猫儿会在晚间接近屋子，但是却抵制人类将它们带进室内的企图——甚至是在摄氏零下的天气里也不妥协。

一般来说，我们从未挑选猫——猫儿经过大量的观察之后，是在挑选我们，似乎它们“才是关键”。在我们的猫中，有些是每日的访客——当我们骑车外出时，每天都能在田野里看见它们——在最终决定出现在屋子附近寻求被收养之前，它们连续数月都会如此。另外一些接受了美餐，却依然避开我们。

比如说此刻，正值我们写作之时，冰雪雨水一股脑地袭向大地（会来得更猛），就有一只公猫呆在我们房子外面的某个地方，我们叫他橘黄色代理人（因为他的颜色）。他为了寻找食物，在石门农场有规律地露面，但似乎不想被逮住。过了不久他就有了竞争对手——一只名叫蒂兹·薇兹的母猫。可她最终还是接受将畜棚中的马具房作为居所。就算都在屋外生活，

它们似乎也将我们的房屋划分成了独立的数个部分——前门门廊是他的晚餐进食地点，而畜棚中的过道则是属于她的。可以推想，为了互相不遭遇到对方，它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到来和离开。你或许会认为一起协作生活才会有意义，但只是因为你不是猫。

当然可以去**购买**猫，或是从美国受虐动物保护协会或类似的组织中领养猫，而不是收养流浪猫。由于生活在农庄之中，自从我们带着两只城市猫一起搬到这儿起，就不再需要那样做了。这儿有太多猫了，有些绝望地寻找着一个家，或许其他的一些以前有着与人类相伴的经验，但并不确切知道它们是否想要为了居家而改变自由。一只丰满的、受宠爱的、心满意足的“家猫”或许会在你家炉火前最好的椅子上打盹。然而，无论如何，在内心深处，它依然是一只野生动物，怀着对于往昔安乐的痛惜，如果需要，它能够为了自己去找回这种生活。

这是一些人不喜欢猫的另一个理由。就算安静地呆在你膝盖上，挠挠你的裤子，它们的某个部分依旧是野性的。它们会进入室内，同意接受你的照料，但是一只眼睛稍稍张开显得谨慎小心，这总是意味深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猫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想法。如果关于猫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它们的选择永

远是开放的——从它们那儿学到这个可并不算糟糕。

尽管如此，将爱狗人和爱猫人分离开来的是：前者对于宠物的理想——它会在你离开时陷入苦思，会在你回家时冲出来问候你，并盲从地赞赏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相比而言，爱猫人喜欢一种忽视自己往来的宠物，它们几乎会根据自己的主张来分享你的家。当它想要显示一下友爱的时候，就会显示出一些，不过一会就不是这样了。没有人能够衔接这一裂口。

猫也是出色的能量储藏者。一天十八个小时的睡眠（只是被几顿饭打断）对于猫来说一点也没什么。一只狗可以用充满激情的奔跑来分享你的早晨，但是一只猫可能仅仅是稍稍伸展一下身子，在你离开的时候眼睛张开一条缝，然后翻滚一下又回到睡眠之中。猫的运动是短促的、相当激烈的，通常这正值你不看他的时候，或者睡觉的时候。我们有一只猫喜欢观看迈克尔做瑜珈，她舒服地呆在沙发的背后，用她的爪子撕开沙发衬里，但是她并没有加入进来的欲望。像大多数猫一样，她和她想成为的方式是相当一致的。

这对于我们不是生动的一课么？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与猫拉近关系。玛格丽特在英国乡村的一个农庄里长大。她被猫包围着，还有一

个爱猫的母亲。而她的父亲，就像许多农民一样，可不是一个对于小动物多愁善感的人。

她想起了一个相关的例子，那是 1959 年的初夏的事儿。那天下午，她和她母亲凯特坐在草地上休息，后者正呆在树荫里看着鳟鱼从磨房旁的池塘中跃起捕食昆虫，四周回荡着柔和的、泼溅的声响。她父亲则于午茶后外出照看农田，匆匆地驶出汽车，一大片尘土在他身后扬起，这大大地激怒了她的母亲。

“让我们为你父亲的晚餐抓一些鳟鱼，给他个惊喜。”凯特说。

“我们没有用来抓它们的工具啊？”

“啊，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亲爱的？”

当然，她们那样做了。

玛格丽特回忆道：

“她找到了一个安全别针，将其扭曲变形，在上面系上一段绳子，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些咸肉。她并不满足逮住一条，而是想要捉住更多。我们放下笨重的金属横杆，甩出了我们的线。几分钟之内就有两条鳟鱼上了钩，在草地上扑动了。‘哦老天，我不知道怎样来杀它们。’我说。

“‘不用。我想我们可以把钩子拿出来。你从厨房去拿些洗碗毛巾来，当它们扑腾进阴影时，就盖住

它们，我们可不想看着它们死。”

“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在爸爸的晚餐上出现过。

“‘它们出了什么事？’我后来在厨房里问她，‘你清洗了它们。’

“‘我把它们煮了给猫吃，它们喜欢鳟鱼。’凯特说道。

“‘但是……’

“‘眼睛所看不见的，心灵也不会为之悲伤。’

“当我有一天找到她时，我得到的的确是同一个答案，那时她正在用花园里的泥土来填一个很大的烤肉用的盘子，以便使其可当做一个更小的盒子来用。‘这是给小猫咪的，它们马上就会成为家养的——受训的猫。’

“‘我们下次烧烤时最好换一个新的吧，’我建议道。

‘不，不，亲爱的。用开水好好冲洗，它就像新的一样好。不用担心你的父亲，他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眼睛所看不见的……’

“‘但是我父亲的眼睛一点都没落下，他看见了所有一切。几个礼拜之后，当我母亲在一个舒适的温泉区花费英镑的时候，他让猎场的看守人过来把它们全都射杀了。’”

另一方面，迈克尔在城市里长大，远离这种乡村的戏剧。他的父亲已经有了一只狗，但也喜欢有只猫经常伴随他的左右。那只狗每天跟他一起坐轿车去电影工作室——文森特是一个学院的授奖人——赢得了艺术导演的称号——然而那只猫却呆在家里，晚上他读报或者在炉火前小酌一两杯的时候，它会坐在他的膝盖上。

文森特早年的一张老照片——还是在蒙巴纳斯当画家时候拍的——展示了他坐在一位朋友兼画家同伴身旁的情景；他们两个都抱着一只猫，文森特羡慕地看着他朋友的那只，就好像他的那只比较差劲一样。如同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画家一样，他有时把猫画进了肖像画中——猫对于画家来说有着非同凡响的长处：它们常常愿意长时间静止地呆着，这确实就是你要求一个模特所要做的事情。

另一件关于猫的妙事是：它们似乎不受别人的影响，甚至可以抵御“伟大人物”综合征。当理查德·尼克松的智囊团想要改变总统的形象时，他们建议给他弄一只狗来。在经过大量调查之后终于选定了品种：一只名叫泰玛豪之王的赤毛塞特种猎狗。（这一策略后院起火，因为泰玛豪之王讨厌尼克松，一见他就咆哮不止。尼克松的助手只能不停地用总统办公室

橱柜里的饼干喂它，只有这样总统才能引诱这只不情愿的狗保持一种可供爱抚的距离，以便摄影。）你可以想象，就是没人想到给尼克松弄一只猫来。

一般来说，由于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那些把自己很当回事的人是不愿做爱猫人的。这大概同样是正确的。很难想象希特勒会和一只猫呆在一起，取代他忠诚的德国牧羊犬，布朗迪。反之，温斯顿·丘吉尔敬爱猫，他在 1939 成为海军部最高长官。当他和丘吉尔夫人一起搬进最高长官住宅的时候，他收养了一只海军部的猫（一点不奇怪，名叫尼尔森）。尼尔森，这只个头很大、高贵的黑猫，习惯于睡在丘吉尔的床上，在他脚跟伸开四肢。当他发布命令或者召开床边会议时，丘吉尔会体贴地爱抚它，有时会问尼尔森对正在讨论的议题是怎么想的，这让海军官员们觉得很反感。

当丘吉尔在 1940 年 5 月成为首相、搬进唐宁街 10 号时，尼尔森跟他一起离开了海军部。他辨别那些被正式介绍给首相、来到首相床边的来访者，并具有特权等候丘吉尔从早餐盘子里扔下咸肉碎片喂他。偶尔，丘吉尔会亲切地说一声：“猫，亲爱的。”

可怜的尼尔森非常害怕伦敦防空火炮的声音，在空袭的日子里，首相会提醒他所负担的英雄的名字。

“试着回忆，”他在某个晚上严厉地跟尼尔森说，

这让安东尼·艾登发笑，“那些英国皇家空军所做的事情。”

当丘吉尔必须进入空袭的庇护所时，他总是带着尼尔森，并确认是否为这只猫作了合适的安排。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记录了首相对于一只来自海军部猫儿的喜爱——以及丘吉尔专断的风格和异常紧张的精神——典型的丘吉尔回忆录中广泛流传的笑话，写于闪电战最为黑暗的日子里：

1940 年 10 月 30 日

这一天行动

恳请给我六个新的办公室使用：塞尔弗里奇百货、郎伯斯宫殿、斯丹摩尔大路、图丁贝克公园、守护神路，以及迈尔恩德路。我会在每天晚上 6 点通知你我在哪一个办公室用晚餐、工作和睡觉。给丘吉尔夫人、两个速记员、三个秘书和尼尔森安排住宿。要给所有人都安排避难所，以及一个让我从屋顶看空袭的地方。

这让人很容易认为好人喜欢猫。在某种程度上，这又为其他例子所证实。在美国内战最黑暗的日子里，一个来到白宫的访客惊奇地发现林肯在炉火前脱去了鞋正在伸展身体，而一群小猫在他的长腿上爬上

爬下，从他口袋里滚进滚出，在他肩膀上休息。这是林肯魅力的一部分，他并不把自己搞得太严肃，却保持了一种嬉戏的精神，那些小猫一定会要求这一点。不用说，从来没有人描述过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或杰弗森·戴维斯与小猫一起玩耍的情形。

当然，自从人类第一次出海以后，船上总会有猫。猫在甲板上是有特权的生命，这是以捕鼠交换来的。猫不像狗，似乎并不会得一些航海病，至少在皇家海军以及英国商业海运业，它们就像船员一样受优待，并被认为是吉祥之物。在战争年代，船长会与他们的船一起沉没——当海军将军汤姆·菲利浦失去了两艘英国军舰时，他就这么做了。这两艘船，H. M. S. 反击号和 H. M. S. 威尔士亲王号，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就在马来西亚的海岸被日本人炸沉了，但是两艘船上的猫却幸存了下来——甚至今天在救生船上找到一个留给船上的猫的位置也是稀松平常的事儿。的确也得考虑到坏运气（糟糕的航海术），因为也有并不这么做的时候，这样船上的猫就得和船长一起葬身鱼腹了。

虽然除了皇家海军之外，英国军队并没有给猫留一个正式的位置，不过在陆军军营和皇家空军的驻扎地一定有着惊人数量的猫。没有一个厨房或军队食堂里没有一只住家的猫。士兵和飞行员们收养猫，甚至

当严令禁止时也这么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士兵们进入战壕时经常会在短上衣里藏一只流浪的小猫，他们会用定量配给喂它们。遭到炮轰的时候，使动物过得舒适也会让他们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安宁。（就像你所猜到的一样，猫在战壕里受到了高度尊敬，因为这儿有大量的老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们保留了魅力——不止一个登上诺曼底的士兵身上藏着猫，至少有一位英国伞兵降落在阿纳姆时把一只猫藏在了衣服里，一些坦克手也被报道在炮塔里养猫。一只勇猛的猫与其主人——一位皇家空军飞行员，一起轰炸德国，然后，面对高射炮的齐射，它在降落伞包上打盹。

这就是它的方式——一旦你让一只猫进入了你的生活，它便与你祸福同享。这并不是关乎忠诚、关乎习惯的问题。除此之外，猫是冒险家、天生的生存高手，如果需要，它们能够像住在最舒适的家里一样在地下隧道（或坦克炮塔）里养育家庭。

一般说来，猫更喜欢带着一双怀疑的眼睛，在俯视的位置观察人类活动。你或者觉得这很令人鼓舞，或者你不以为然。可这对于猫来说都是一样的。

至于冒险精神，在这一点上，猫是无敌的。作为一个成年人，迈克尔最初与猫相伴的生活经验来自他第一次结婚时。他那时的妻子，凯西突然宣布自己想

要一只猫——不仅是她想要一只，而是依照上帝的旨意，她会拥有一只（她是一个本宁顿的女孩）。此外，她知道她想要的种类——一只缅甸猫。由于那时他们跟儿子克里斯托福一起住在位于第56街东部的小公寓里，他认为这个地方加上一个附加的房客会显得局促了些，尽管它是只小小的有毛动物。但是他这样安慰自己：所有凯西的热情很快就会消退。

不消说，最终没有这样。一个城市女孩，她走进了“**寓言中的猫**”——当时一家在莱克星顿街上相当有名的宠物商店，为一只缅甸小猫写了一张支票，然后把它带回了家。一起带着的还有它的喝水碗、喂食碗、划过的海报，以及草窝。就像大多数猫一样，他快速地在房屋周围闲逛了一圈——这并不难，因为这里太小了——耸了耸肩，然后就在榻上休息了。当小猫离开家的时候，他还很小，因此很想念自己的母亲，但是猫和小猫并不会十分哀伤或闷闷不乐，它们倾向于淡漠地接受到手的命运。拿破仑——这个小猫很快就被起了名字——有着和他的同名者一样犀利的眼神以及专横的性格。虽然最初持反对意见，迈克尔还是很快就习惯了他，他也习惯了迈克尔。

他们住在一幢大公寓楼的第四层，与市中心网球俱乐部相邻。克里斯托福幼年时，迈克尔需要不辞辛

苦地在大部分的窗子上都安装挡板。因为一旦开始走动，他就不会停下。并不是所有的窗户都被安放了挡板——你可以回忆起哪一扇打开时是安全的，另一扇则不是——在拿破仑加入了这个家庭后就变得加倍地重要了，因为猫基本上比小孩更可能跳上窗台，如果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它们很容易这么干。

一天晚上，凯西在厨房里烤东西的时候弄着了火——在本宁顿，高级烹饪术显然不是教授的内容——公寓里顷刻间充满了烟雾。为了不窒息而死，不让所有家具被油烟毁坏，迈克尔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冲进厨房，匆忙地扑灭了火。当烟雾渐清，拿破仑却没有了踪影。在迅速搜寻了一阵之后，他的眼睛注意到了窗子，迈克尔意识到了事情的恐怖，他打开了一扇窗子，但是那扇窗却没有挡板保护！

他很快地关上了窗子，但是悲剧显然已经发生。对公寓进行过更为细密的搜寻之后，一件事变得更为清楚了：拿破仑并没有躲藏起来，他跳出了窗子进入了夜色之中，从四楼跳到第56街上。

郁闷——他实在是非常郁闷，一种内疚和悲伤的感情抵达了顶点——带着手电下楼想去寻找那破碎的尸体。他跟看门人解释了所发生的事，后者悲伤地叹着气说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的情

绪并没有因天气所改善——下雨了（就像他们说的落下“猫和狗”，他悲伤地想到了自己），他涉水而行，沿着第 56 街寻找那个微小的身体，或许他被一辆驶过的出租车碾得更碎了。然而，这里没有他的踪迹，他知道最后还得一无所获地回家。想到这只猫或许会经过一条稍微不同的轨迹，他说服了守夜人，然后到了网球俱乐部的球场，可那里还是什么都没有。他在黑暗中站立了几分钟，拿着他的手电，试着想一些回到楼上时明智的话来说，可是任何有用的东西都进不了大脑。他挥动着手电，想看最后一眼。

就在那时，相当突然地，他注意到了两只黄色的眼睛从网球俱乐部的屋顶上向下盯着他。没有证据说明这是拿破仑的眼睛——纽约充斥着流浪猫——他偷偷地塞给守夜人五美元，说服他让自己爬上了防火梯，在那里，他找到了已经湿透了的，却还是太太平平的拿破仑。他把他带在身上，爬了下去。“这是一只非常幸运的猫。”守夜人边说边摇头。

迈克尔也是这么想的。依照他的调查，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了。拿破仑跳出了窗子，落下了四楼，在大楼布遮篷上着陆了，这缓冲了他的坠落，他在厚实的帆布上反弹，并飞跃到了分隔墙的顶端，然后跳下了约十二英尺，到了网球俱乐部。

四层楼是挺高的坠落距离——至少四十英尺，足够杀死一个人了——但是拿破仑甚至都没有疼痛或变残废，只是弄湿了身子，略微有些受惊而已。

迈克尔把他带回了家，带到了他悲伤的妻子和孩子面前，他们对于能把他活着带回来感到非常惊讶，而迈克尔打开那扇错误的窗的事儿也立即得到原谅了。迈克尔对于猫的生存本能深深倾慕，而一种对于窗户洞开的恐惧至此从未离他而去。

当迈克尔的婚姻破裂的时候——或许这一事故比他当时估计的要严重——玛格丽特，使他坠入爱河的那个女人，也是一个爱猫人。千真万确，她的猫，一只名叫欧文的很大的橘黄色公猫，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很清楚的是，首先，他并不认可迈克尔——他一点也不喜欢她的丈夫——其次，无论玛格丽特走到哪儿，他总是跟在后面。

他总是这样。

他总是会这样。

2．与欧文一起旅行

“我在哥伦比亚大街一家宠物店的橱窗前见到了

欧文。”玛格丽特回忆道，“那儿有许多小猫，他却独自呆在一边，有着橙色的毛，看上去一副敏感的样子。我毫不犹豫地走进去买下了他，然后把他藏在大衣里带回了家。刚开始时我们总是一起在纽约街头徜徉。一路上会经过药店、超市、我朋友梅奥的公寓，或是去看兽医，去布鲁明岱尔百货，偶尔也带他看看电影。

时光流淌，我们变得形影不离——这并非有益的事儿，我当时的丈夫认为，只要有他（指欧文），虽然这并不频繁——我们总会经历更具冒险性的旅行。有他在一起，就是一部三重唱。我记得曾经入住过洛杉矶贝弗利·威尔夏宾馆的套间。就能否带宠物入住的问题，我咨询了宾馆相关人员。相关人员回答我说，他们允许小狗入住，当然也就看不出小猫会有什么不同。看来他们一点都不了解猫！欧文和落地窗帘玩得相当开心，对于衬套也一点没有抵抗力。结账的时候，我们被勒令再也不允许带猫来了。我的丈夫本特有点无精打采——在他那充斥着名流的世界里——他对于结账时遭到否定很不习惯，与之相反，他喜欢宾馆人员用渴望的语气问他下次何时光临。他慢慢走近我和欧文，身子被雪茄的烟雾笼罩着，脖子上青筋暴出：‘你们他妈的做了什么？大姐，我现在告诉你，下一

次能回到这个地方，就简直是奇迹了！’

“我们坐美国航空的航班回纽约。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猫儿在飞机尾部有个叫做钢琴吧的领地。那儿舒适温暖，可欧文还是从他的窝里跑了出来，在我的膝盖上度过了整个旅程。

“在七十年代早期，每个冬季我们都会在库尔纳瓦卡的房子里待上一个月。没有欧文的陪伴，我是不去那儿的。当我在十二个穿得毕恭毕敬的客人——他们是一些准备和我们一起待上一段时间的夫妇——面前宣布这一消息时，唧唧喳喳的讨论突然就停了下来，每个人都盯着我看，本特深吸了一口雪茄，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不出我意料地说道：‘大姐，可别再发生那种事了，你想想看航班，墨西哥的权威，你再想让他回到这个国家可没那么容易了。’一些客人参加到餐桌上的争论中，发挥了一把自己的思想。猫食和猫窝怎么办？它怎么会旅行？我那准备和丈夫一起从华盛顿沿路而下的朋友莫，平静地说道：‘哦，我们会带着食物和猫窝，带着任何他需要的东西。’‘旅行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我已经问过法国航空了，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航班，而且会在巴黎至墨西哥城途中中途停靠纽约。他们不会管我带什么上飞机，如果想

的话，甚至可以带一头奶牛。我想我找到了一些可折叠的纸盒给猫做窝的底盘，本特可以在他相机袋子里装上塑料的猫屎袋。’

“桌上的客人面面相觑。有人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我才不会让该死的猫屎填满我的相机。大姐，你是不是疯了？’本特说。

“‘我们会考虑的。大家喝点咖啡好么？’

“欧文去过墨西哥城好几次。

“他还去过奥克弗诺基大沼泽度周末。我们坐从纽约出发的通宵列车，经由华盛顿，在那儿，NBC《夜新闻》的台柱约翰·钱斯勒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加入了我们，车子早晨到了乔治亚州的梅肯。我并没有带欧文去沼泽坐船，那有点太冒险了，可他喜欢乘火车，身子搭在座位的顶上，就在我头上看着乡村风景飞逝而过。我们去了莱克星顿，肯塔基，最后到了马萨的葡萄园。可我的生活改变了，和欧文一起旅行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

“最后，本特和我离婚了，迈克尔和我在乡下买了一个农庄，欧文的旅行就简缩为到荷兰乡村的往返车程了，他最终在那里安居下来。面对旅行，他却变成了一只室内猫，已经对外界不习惯了。我常常好奇在

这一过程中他到底想了些什么：从宠物商店的橱窗到‘火车、飞机和摩托’，从中央公园西面的公寓，最后引退在宁静的乡村居所。”

欧文有其缺点，但他是最为忠诚的猫之一，愿意为玛格丽特献出一切。当迈克尔走进他的生活时，欧文还是一只有着固执的癖好、习惯于公寓生活的猫。后来我们在乡下买了房子，开始时每周去一次，欧文却非常不喜欢来回的车程，就如同他不喜欢本特的雪茄烟。他并不在沉默中隐忍——从中央公园西区 65 街到农庄的路上，他号叫，瞎闹，翻腾不止。周五晚上他就这么折腾，在周日回来的路上他还是这么折腾。他屡次在我们离开垃圾箱或车道的时候就开始翻腾。因为畏惧这两个小时到荷兰乡村的车程，仿佛他整整一个礼拜的生活都白搭了。

有人说：“哦，他会习惯的。”（我们每个周末多次对自己这样说）话说回来，对于猫来说，这无疑是个常见的错误。猫很难迁就它们不喜欢的东西。这就像波旁皇族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经历了长时间的流放生活，回到法国后却如塔勒扬所说：“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猫有着对于任何他所怨恨或厌恶的事物极好的记忆，很难去宽恕会遗忘它们。它们也不轻易接受贿赂。对于猫儿来说，第一印象相

当关键，猫与人的初次会面可能会永远地烙刻在它的脑海里面。

以欧文来说，生命亦如白驹过隙，或许当玛格丽特离开了本特，而迈克尔终于取代了后者，这让他相当失望——欧文肯定想让玛格丽特完全属于自己，他从来不掩饰这一事实——在旅途路上就打翻了醋缸子。毕竟，一度他是只喜欢旅行的猫，再漫长的旅途也不会使他沮丧。所以很难想象为何他如此厌恶微不足道的乡间往返。或许他已经习惯了坐飞机头等舱，激动于航班的突发事件，而不是被抛置在小车的后座上，跟他的盒子和窝打交道。比起去奥克弗诺基大沼泽的火车包厢，以及在贝弗利·威尔夏宾馆，乡间往返无疑是世界的坠落。在那些逍遥自在的日子里，航空公司对于猫敞然开放，而且还是头等舱。欧文和他的窝窝、餐碟和水碗，一起在天空中飞驰，回来的时候飞机里有着为他准备的钢琴吧，空中小姐穿着迷你裙以及由古尔吉设计的名牌毛皮靴子。一句话，欧文习惯最好的事物，无疑，他冥想着那些与时尚的玛格丽特一起漫游世界的日子。

为什么不呢？毕竟，猫也有原则。就如同它们极容易回归到野外一样，猫也习惯于某种舒适的模式。不靠谱的猫食，家具排列的变化侵害了惬意的小睡，

家庭惯例的打破，足以把它们送到紧急状态之中，让它们愠怒不止。此外，它们在让“主人”（任何人可以说真正“拥有”一只猫么？）感到负疚方面相当有技巧。猫可能不会笑，但它们肯定知道如何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并且在很长时间会抵抗或忽视任何和解的尝试。它们也不是可以轻易贿赂的。爱抚它们，轻挠它们的耳后，给它们提供一顿多汁的美餐，鲜有得逞。只有坚持不懈的道歉才会带来宽恕，这一宽恕只有在猫儿愿意给你时才会到场，而非瞬间之举。

猫很少攻击人，除了无可置疑的自我防卫（虽然偶有例外，当你遇到了我们所谓的班博夫人时你会看到这一点，这只猫命名自《雾都孤儿》中教区助理牧师的爱慕对象）。当所有措施都无效或被忽略时，最漂亮的猫也会用爪子猛击来表达不快。在那一刻，还好，我们在楼上卧室和厨房备着红药水和碘酒，当然也少不了一盒邦迪。我们的猫大部分情况下都用一系列小破坏来传达不满情绪，由此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首先，它们会打翻相框，如果这一招不奏效，还会抓挠屏幕——那声响如同用指甲在黑板上划动。然后，它们会转移到更笨重的填塞物上——在宽大的装了软垫的家具或极好的地毯上磨磨爪子，弄翻花盆和自己的水碗，用尽全力地刮拭墙纸等等。那个时候，无

论我们多想在某个星期天早上睡个懒觉，还是得爬起来，走到楼下，打开猫食罐头。而且得把那些叫醒人的主子们对于仿东方地毯所做的摧残抛之脑后。

小猫会在卧室地板上玩高速追踪，忽而跃上床，忽而又跳下去，或是以极可怕的声响着陆在家具之上，把上面的东西弄得一团糟，使眼镜、钢笔和书籍胡乱扑腾。不过老猫不屑用这些费体力的勾当来捣乱——长时间用爪子在屏幕上做些不成调调的乱弹，足见功效，它们已经学会（虽然不是学得最好）如何省力省心。

好了，跟猫一起生活毕竟是一种妥协，而且妥协的主要方面必然属于人类一边，因为猫从不轻易妥协，总是试图把你的地盘看做是它们的。猫有着对于权利的纯正感觉——当漂泊的它们在户外向里张望时，大部分并不卑躬屈膝，如饥似渴；不像狗那样匍匐前进，猫的接近很讲技巧。一张玛格丽特最喜爱的猫的照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照片里，那只叫杰克的猫在一个冬日里从厨房的窗户向内张望。他脸上的表情是傲慢的，略微有些不耐烦，稍稍有些挑剔，仿佛在说：“你看看，我在冰冷的外面等着进来，你还要让我在这里等多久？”只要看看他，就足以告知你，在门最终开了的时候，从他那儿没有涌出半点奉承和感激。

如果他能够说话，无疑会说："注意点时间！"然后抱怨着在餐厅的地毯上重重地磨磨爪子。

猫人，几乎如其定义，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他们的猫妥协，这是明智的，因为猫不可能回过头以妥协的方式这么做。可这就是猫的方式，或许是猫对于人类要求的一部分，后者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对待动物。你可以遍寻历史、新闻档案和文学，要找到与传统的英雄犬故事相对等的故事却是徒劳—莱西、林丁丁、巴尔托（将血清运送到阿拉斯加诺姆的英勇雪橇犬，在纽约中央公园有它栩栩如生的雕像，它还成了一个法国著名香烟的商标），或是导盲犬，压根就不存在。有不少关于猫儿跋涉了数百公里寻路回家的故事（通常是因为搬家时它们被抛弃或遗忘了），但是从来没有一只猫英勇地牺牲生命来拯救主人，或是扑入大火中拯救孩子，或者由警察雇来追踪毒品和炸弹。

正相反，关于猫的标准版新闻故事总是这些：出动消防部门拯救爬在太高的树上而下不来的猫，在梯子够到它的时候，它甚至会伸出爪子挠救助人员——一句话，典型的猫故事是：许多贵重的器械、大批的消防队员、警察和动物保护官员投入到救助猫的行动中。猫是从危险之地被救出了，可它并非该第一个离开的家伙，而且对于自己的脱险一点都不感恩。很多人愿

意为了猫而充英雄，可猫却不会为了人充英雄，也就是说——很难想象一整屋子的猫会攻击一名歹徒。就说我们的那些猫儿吧，它们或许会睁开一只眼睛，然后继续睡——才不会龇牙咧嘴地保卫家里的银器、珠宝盒或藏枪柜。另一方面，他们却会返回到燃烧的房子营救小猫——它们为了自己的孩子总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英雄主义。

比起猫来，鹅甚至更长于保护财物——罗马人于之获悉良多，在神庙周围放上一群鹅，它们便会在陌生人接近的时候咯咯叫个不停。当然，鹅有其缺陷，每个踩着了鹅屎的人都会确信这一点。它们洗浴的习惯和吵吵嚷嚷的脾性都让人不易将其作为宠物，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些极其警觉又能够无畏地攻击冒犯者的动物时，鹅就值得考虑了——一个成年的鹅拍动着翅膀迅疾朝你扑过来，极富攻击性地用嘴啄你，我想最无畏的歹徒也会望风而逃。

猫却做不了那个。必须承认，有一些它们的亲戚——狮子、老虎和豹子——从幼崽时就天不怕地不怕，可你平平常常的家猫却无法替代一只攻击性的狗，虽然偶尔有的猫会在房屋着火或是歹徒闯入时摇醒他的主人。

可无论如何猫也不是毫无用处的摆设。如果碰巧

你周围有只老鼠，大多数猫会为你漂亮地除了它（虽然你可能不会赞赏它们把所有东西都弄得乱糟糟，因为猫从不是爱干净的杀手），可就算是在室内捕鼠，还要看猫的胃口好坏（在户外时，它们将捕鼠作为一种运动）。每天供他两顿食，经常性地给他摆上一碗夹肉三明治，猫捕鼠的欲望会降低到零点。

我们的猫在打盹时，一只老鼠在它们面前堂而皇之地蹿过。它们或许会张开一只眼睛，给它一个好奇的注视，可如果它们一点都不饿，就会让它活着。老鼠似乎知道这点。在我们第一次搬到乡下时，这个等式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猫＝没有老鼠。可事实却证明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年复一年，我们将无数美元投进驱赶老鼠的电子信号装备，从最繁复到最简单的老式捕鼠器（装着诸如具当地风味的花生酱或卡夫切达干酪碎屑的诱饵），各种各样对家畜无害的毒药，更不用说有着锡箔片的抽屉内层了。可是，在漫长的冬夜中，我们还是听到老鼠在墙壁里或在头顶的阁楼上奔跑不休，这个时候，猫却睡得正香，丝毫不管不计其数的小脚在劈啪乱踩。牵涉到老鼠时，“跟我无关”似乎是它们的座右铭。当屋里有鸟或是蝙蝠时也是一样。

可以猜想，我们的猫完全以自己的方式分享、接

受或拒绝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总是认为在给予它们体面家居和规律性的饮食方面已经足够仁慈，可猫似乎并不看重这点。相反，它们将我们看做享有特权的人，它们尊敬我们因此陪伴着我们。或许它们是对的——人可以从猫看待它们的方式中学到许多人性的踪迹。这可不坏！

偶尔，人们可以读到关于猫和狗漫长的辩论。爱狗人已经在一家权威的宠物杂志上证明了狗要比猫聪明。她所举的一个例子是狗能够很快地认出自己的名字并回应之，而猫不能。可真的是这样么？无需科学的观察似乎就能说明猫也能认出自己的名字，但不像狗那样屈尊回应它而已。毕竟，我们给猫起的名字并不是猫**自己**的名字。一开始——你决定叫它“特立普”或“凯特·卡特”，可并不意味猫接受这一名字——所以猫的确会回应人给它们起的名字，可只有对它们有利时才这么做。晚上，我们在前门一次次地叫喊“阿飞”，直到喉咙沙哑也看不到一点阿飞的踪迹（因为有着深黑色的毛，在黑暗中，她容易消失不见），但如果你在她的名字后加上具有魔力的“叮叮”（无需解释，代表“晚餐”），阿飞就会很快从夜色中浮出，出现在前门门廊的灯光之下。她认出了自己的名字，但不像狗，她不会一听到呼喊就立即赶到——除

非，有一顿大餐款待。

从而人们可以论定，事实上猫要比狗更聪明，它们从来不迷信服从。

我们的猫看来十分聪明。

3．奎　　因

我们的好朋友拉里·阿什梅德，编辑兼喜锦衣玉食者，一个百折不挠的新奇新闻搜寻者，且是猫人中的猫人，有一个爱猫的邻居——这个老太竟不辞辛劳地到当地屠夫那里买了猪脑（用黄油煎得嫩嫩的）给她那只年老无牙的猫（竟有 24 岁了！）当正餐。这或许会让某些人震惊，可是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玛格丽特常常给猫儿们煮鸡胸肉，把它们切成小丁，配上热腾腾的肉汤，供给她的“老伙计们”。有时还在寒冷的冬夜里给“居外”猫提供热牛奶。（热牛奶似乎不是成功的款待，因为只有一只猫对之感兴趣，可随后也把它全都吐了出来。）

或许如此为猫做饭并不让人大吃一惊，毕竟——人们为了让猫过得好会出尽奇招。如果不是这样，怎么来解释“猫印”的存在？这是为猫定制衣服的缝纫

店，那些尊贵的猫主人可以用不同的服装来装扮他或她的猫儿。你会发现这非常有趣，给猫拍照，然后依从着“猫印”的指导：“脱去她的衣服，然后给她一个拥抱。”

可看看猫儿在相册里的表情，在那一时刻，大家很可能遭到猫儿的抓挠作为回报——它们看上去并不像快乐的露营者。毕竟猫太关注自己的尊严了，所以穿得像只小鸡或像青蛙，或者像一个高中的拉拉队长，不可能给他带来一丁点的快乐。猫可没有太多幽默感，尤其是对他自己没有幽默感。

当然，比起有些挖空心思的想法，给猫穿着打扮还算相对正常。看看汉玛克－施莱玛（Hammacher-Schlemmer）公司的目录册。万一猫想要隐私的话，来一个“猫的婴儿车”如何？你可以推着你的猫享受健康的有氧漫步，猫就像婴儿一样躺在一半由网孔一半由条纹织品制成的婴儿车里。来一个英国的“双层床”如何？——由德高望重的 W. 盖德斯比－宋（W. Gadsby & Son）公司为猫手工定制，1864 年就开始流入市场了——因此，那些“爱交际的猫”可以一上一下地在床上打盹。当然，这是在它们已经解决了谁睡上铺，谁睡下铺之后。来一个属于猫的带顶棚的户外操场如何？或者是专门为你的猫设计的宠物门？来一个

有遮篷的篮子如何——还是盖德斯比－宋公司的货。“总是有着英国味。”你可以把猫束在自行车的把手上一起出去，而不是让它留在家里。

小猫当然很好玩——它们追逐自己的尾巴，在球上翻滚，互相之间捉迷藏，或者和人玩捉迷藏，可一旦它们长大，就致力于养成一种痛苦而受难的高贵氛围。它们不仅不玩诡计，更不喜欢别人对它们玩诡计。

没有一只猫愿意表现得愚蠢，它们中的大部分会极力避免这一点。这的确是猫与人共有的特性。任何与猫亲近的人都会承认猫的这种表现：当它优雅地从书架跳到窗台时失了手——会马上迅疾而不顾一切地抓紧任何东西以确保自己的安全，随即偷偷地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人看到这一切，然后整理整理自己的爪子，好像在表示这一切都是有意而为。一句话，这种行为方式跟人简直异曲同工：当它们在湿滑的地板上滑了一下，或是弄倒了杂货，或是绊倒在某些东西上时，总是马上恢复原状，修整好自己的仪表，捡起打翻的东西，装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模样。

保持尊严的迅速恢复——如果可能的话，值得用任何代价——是我们与猫共有的最重要的特性之一，这就像法国人所谓“合适的爱”（*l’amour propre*）：意味着摆出最美丽的脸面对万事万物，以最快的速度修整自

身的仪表。你能够在城市居民中看到极有说服力的事例。在雨天的街道上，一辆出租车快速地驶近路边，将污秽的积水溅向人行道上的行人。行人虽然无比愤慨，可马上迅疾地尝试把自己弄干净，瞥一瞥是否有其他人看到（在最坏的情况下，别人抱以哂笑），最终还是平静地走向自己的目的地，假装自己的裤子（或袜子）根本没有湿或没有被溅上泥浆，或是其他更糟的东西……

动物世界充满着有趣的事，很多可敬的生物并不关心这种可恶的事——马会一直在泥浆里翻滚直到它们浑身上下都肮脏不堪，却一点不害臊；狗会在马粪或比马粪更糟的东西里打滚，它一点都不会觉得糟糕；熊从来不修整自己，也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看的愿望，猪也是这样；大象将泥浆和尘土覆盖在身上，盖得越多越快活；河马会在脏东西里快活地打滚——可人类与猫分享着这一欲望：以最佳仪容出现在别人面前。

这一远非愚蠢的欲望是人与猫之间强有力的纽带。猫在某些方面是我们人的镜像，虽然我们总是误导性地把自己的感情强加给动物，猫或许会是个例外。据说狗的主人在外表上会与自己的狗相像（迈克尔有个老姑妈就跟她的京叭狗长得极像），可对猫的主人来说，却是个性上的相像。有的时候他们是如此接

近，真的很难说是猫模仿了人，还是人模仿了猫。已故的菲莉斯·列维是一个有着完美趣味的杂志编辑——就算是最好的东西对于她来说还稍显不足——对于她的猫特立普可谓是动情地倾其所有。了解菲莉斯就是了解特立普，跟她通电话就是听她诉说关于特立普所有细枝末节的新闻，后者反映着主人的苗条优雅和不懈的完美主义。菲莉斯和特立普用同样完美的姿态和方式面对着世界。据我们所知，没人见过菲莉斯不化妆的样子，她总是盛装示人，而特立普在没有完美地修整自身前亦从不示人。一如她的女主人，如果可能，她总喜欢寻找一种绚烂的出场方式——她似乎知道坐在哪儿可以光芒四射，从而得到一片奉承。她的眼睛和菲莉斯有着一样的形状和颜色，一如菲莉斯，她会凝视着你，以此表明你是她的贵客。

外出吃午餐——常常还有晚餐——是菲莉斯职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几乎每天都走进时兴的餐馆，知道哪一张餐桌适合自己，知道餐馆主人、大厨和经理的名字，所有人都会上前亲吻她的手，告诉她有多么漂亮。而特立普的饭常常由纽约最好的法国大厨来操刀，他知道菲莉斯对自己猫的挚爱，总会为菲莉斯准备特殊的小份特别主菜（*plat du jour*）带回家——切碎的甜面包、小点心、小肉丸子或是切碎的松鸡肉，

用金属薄片包裹成可爱的天鹅模样，还配上一根小绳，这样就可以方便地拎着回家了。就像菲莉斯一样，特立普也不是大胃王，却有着极其挑剔的味蕾，她可不想增加体重，无论菲莉斯从古特·巴斯克餐馆，卡拉维叶饭店还是鲁特斯餐厅带回多少包包裹裹，她只是吃得比菲莉斯稍多一点。

就像不能想象菲莉斯坐在桌边大嚼汉堡——首先她喜欢穿白色和其他柔和的颜色的衣服，这根本就和番茄酱不合拍——同样很难想象特立普对于普通猫食狼吞虎咽：虽然挑剔的白猫被用来为“奇幻盛宴”牌猫食做广告——它的食物装在水晶高脚杯里，由一个男管家端上来——也根本比不上特立普。每次商家想动特立普的念头，无疑要耐心等待，只能用银匙敲击最好的沃特福德水晶才能将它唤来吃饭。

但是特立普和菲莉斯现在走了，他们希望去一个装饰完美、品位不凡的地方。——特立普不仅适应菲莉斯的家居装潢（依其想法而设计），或许也是历史上唯一一只不会在佛特尼品上磨爪子，或在桃红色的地毯上呕吐的猫了——人们依旧会想起他们是那么密不可分，结合为一个单纯、雅致而精巧的灵魂。每当走过镜子时，他们一眼就能认出这种共有的灵魂：为了简单的完美理念献出一切。菲莉斯就是一只猫，只不

过用两足行走而非四足爬行罢了，在兴高采烈的时刻，她似乎会像猫一样哼哼。特立普就是她的好姐妹。

人们与猫有着长时间的友好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个性的完美符合。这超乎你的算计，反而相当偶然，那种爱好比两个人像七巧板那样相互符合，这是一种互相依偎互相补充的关系。每一方的差异恰恰使二者结合在一块，而且部分之和大于整体。

猫看来很善于解读人的性格，可它们有时也过犹不及。一旦他们舒舒服服地被安置在屋子里，比如，时间已经足够让它将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了，它们或许会将每一个走进房子的人都当做爱猫者。猫儿渴望坐在他们的膝盖上，即使来者穿着蓝色体恤和黑色西服——事实上对猫过敏。当它们第一次融入大家庭之后，猫儿就能快速判断谁是掌控权力的爱猫人，以及他对于猫儿有哪些要求。

如果你想要的是只老是窝在你膝盖或你床上的猫，你会搞得到的——猫对你的需要能心领神会，而且大部分会很快适应你的要求。你想要一个总是依偎着你的伴儿，在你看电视的时候呜呜叫？猫可能很快就会领会到你的意图。此外，猫似乎还能阅读人的情绪。如果你悲伤，或是生病，或仅仅感到一阵忧郁，

猫似乎能够感知到这些。它不知从哪里缓缓走出，蜷缩在你身旁，给你体温与陪伴——谁知道呢？——或许是怜悯。如果你很高兴，你会发现猫也高兴，在你脚踝周围玩耍，高高翘着尾巴一路跟着你。无论在你脑海中闪过什么念头，猫好像都能感知到，而且马上接了“翎子”。

当然会有一些例外；就像某些人一样，有些猫是感觉迟钝的，不要指望每只猫都像一个毛茸茸的“情绪指环”（那些老人可能会想起情绪指环）。不过一般来说，猫还是会对主人的情绪作出回应。这意味着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它们会在家具底下寻求避难，抵挡“风暴”；随后，当你需要温暖和精神慰藉的时候，它们总会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满足你。猫当然不能直接给出建议（如果你的猫强烈地表现出对某个求婚者的不悦，它们或许是对的，别不把它当回事），你毕竟不能指望动物可以说话。

猫当然能以自己的方式**说话**；有些猫比其他的健谈，常常也只是以猫可以发出的声响捣鼓些烦恼、气愤、快乐、愤慨和警告的差别。即使一个并不喜欢猫的人也能分辨争风吃醋的呜呜叫和生气或受到惊吓的嘶叫，而那些与猫亲近的人却声称对猫语有了更老练的理解。拉里 · 阿什梅德甚至声称可以和自己的猫对

话。当然，公平地说，不止拉里·阿什梅德——许多人都这么以为。甚至有一个网站致力于弄懂猫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疑问的：和猫谈话具有**治疗作用**。毕竟，猫不争辩，不回答问题，或告诉你犯了致命的错误。当人的声音平和而饱有赞赏之色时，大多数猫都喜欢聆听。你可以绝对信任猫，在它耳边倾诉你埋得最深的秘密，而不用担心它透露给别人。这些秘密你甚至不能跟你的死党分享。比起任何一个人来——包括那些八卦专栏作家，猫可能听到了更多的流言蜚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部分猫总表现得自满与高傲。

当然，大部分人用自己的语言跟自己的猫说话，除了迈克尔有时会有一到两个法语词迸出，我们的猫都处于英语熏陶之中。迈克尔记起许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图书发行人的时候，收到过“一大堆看上去是某个疯子所写的手稿”，写的是如何与猫说话。这发生在迈克尔成为猫人之前。手稿明显指示出精神不稳定和迷狂的迹象——不规则的不空行打字，就像一条褪色的带子。磨损的纸页表明经手了不少人，用显微镜才看得了的不计其数的修正和补充挤满在边缘，就像缩小了的象形文字。手稿用多种颜色的圆珠笔写成，

狂乱地加入了所有学术证据：词汇、长长的脚注、参考书目和出处说明，加起来简直有九码长。然而，每一个图书发行人都清楚，许多畅销书都出自疯子之手。仅就精神错乱和迷狂就可以让书好卖了。

至于那些写猫的书（一开始是从拉里·阿什梅德处获悉），迈克尔只是知道它们总是好卖的——无论多么奇怪或不合理喻。所以他保留了这一大捆不整洁的手稿，并让两个编辑助理来读读，他们都是爱猫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公告板上订着许多猫儿的照片，还有些裱上了框子搁在桌上）。两个人读完后都说被深深吸引，关于这本非比寻常的书发表了长篇大论。似乎这个作者不仅仅跟他的猫**说话**，还声称设计了一种能让猫完全听懂的特殊语言。他现在的工作正是教他们如何用“猫语”来回应。这看来比他所预期的要困难，不过他说已经改进了符号。他已经设计出一种语言，这建立在对猫发声细致、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在这本书准备出版之际，他想在《今夜秀》中亮一亮相，带上至少一到两只能够说话的猫。在他们的报告中，这一语言是奇怪的，跟以前任何一种语言都不相似——在不合适的地方有着许多音调记号，以及聚在一起的深不可测的辅音行。

迈克尔把手稿带回了家，全神贯注地读着，直到

他看到了“猫语”的第一个例证，才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这语言跟“发明”毫不沾边，其实就是匈牙利语而已！——虽然必须承认这是最难、最让人陌生的语言之一，有着辅音行和单双的声调。他想起了《我公正的夫人》中的某一行，当希金斯教授语言学方面的中欧对手（从每一个毛孔里流溢出魅力）说及伊莱扎时，那是在舞会之后他想立即跟她说的话：“匈牙利人——不仅仅是这样，而且是有着贵族血统的匈牙利人!”

那个假装发明了猫语的人假定纽约出版公司中没有人懂匈牙利语——这肯定是一种为了人而发明的语言，虽然不是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这本书最终出版恐怕会相当有趣，所有有着好心的猫主人会耐心地用匈牙利语对自己的猫说话，可等来的不是它们的回应，而是绝望!

（拉里·阿什梅德的狗曾经把他的皮夹子埋在了花园里的某个地方。因为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就联系了一个声称懂狗语的洛杉矶女人。她在电话里用匈牙利语跟狗谈了好几次，可狗从未向她揭示出埋藏皮夹的地点，而她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匈牙利语会是狗的语言。）

无论如何，玛格丽特确实和欧文有所交流，用低沉而平缓的口音与他交心。毕竟，如果马语者是可能

存在的，为何不能有“猫语者”呢？有一件事你可以说猫定然胜过马——当猫站在他们脚上时，没有人落得个骨折。

欧文极想表达出一种独占整个屋子的强烈欲望。欧文曾经是——不管谁是玛格丽特的丈夫——屋子里唯一的猫，审核一切的主人。没人将他从食碗旁赶走，或跟他分享草窝，更不用说床上的位置了，那里的毛皮床单是他小睡和磨爪子最中意的地方。

有一次我们外出度假，就把他托付给曼哈顿西区的一所机构，那是一个为猫准备的都市夏令营。猫儿们住在一个像微型孩童操场一般的地方，被鼓励去“互动”。离开家的时候，欧文显得并不开心，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回来的时候，负责管理的两位女士告诉玛格丽特，让欧文别再去了。她们抱怨他没有“加入”到其他猫之中，也不和它们玩耍——事实上大部分时间他都藏在猫家具的底下胡言乱语，看上去相当悲伤。他不适应这个地方的“精神”，就像一个宿营的孩子拒绝加入到团队活动中来。

有一个问题自欧文是小猫时就一直萦绕在玛格丽特脑海里：欧文或许已经将自己看做人，而不是一只猫了——无论怎样，此外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款待”他了。直到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他都是我们唯

一的猫，这也是他想要的方式（哦，他事实上不是“我们的”，而是她的）。他大限已至，对于玛格丽特来说，这是一个创伤的时刻。欧文是她亲密而心爱的朋友，在某段时间是她生活稳固而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像她的丈夫，他没有坏脾气，也从来不提无理要求；不像一个人类朋友，他不酗酒，也不会给出不受欢迎的建议，或是突然一下子老于故世，让人恶心。他总是在玛格丽特需要温暖、陪伴时不问来由地按时出现，这非同小可。欧文死后，玛格丽特一开始很犹豫是不是要接受另一只猫——她感到没有猫可以替代欧文——所以拒绝了找寻另一只小猫的建议。然而，玛格丽特认为缺了猫的生活无法想象、不可忍受。带着某种负罪感，她对于其他猫的想法最终改变了——这并不是“代替”，没有猫可以在她的生活中完全代替欧文——或许仅仅是一种**替补**。

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中央公园西，可以远眺中央公园。我们楼下的邻居菲莉斯和斯坦利·盖茨勒和我们成了好朋友，部分是因为他们那条友好的金黄色猎狗梅西，玛格丽特常常带着它一起散步。梅西和玛格丽特在电梯里的第一次相遇就喜欢上了对方，由这条狗引介，盖茨勒夫妇和我们也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虽然菲莉斯不是个猫人，但她见过欧文，强烈感到玛

格丽特应该尽快弄上另一只猫，她觉得任何动物一旦被玛格丽特拥有，它们就会受益匪浅。她以之为真理，并加入到玛格丽特搜猫行动中来。

菲莉斯·盖茨勒始终是一个有着强有力个性的女人，所以她很快就将玛格丽特推向了行动。玛格丽特想要一只橙色的公猫来替代欧文。

迈克尔对于这次搜寻行动并不关注，可当他在办公室里接到玛格丽特的电话时还是感到十分吃惊——因为玛格丽特宣布她和菲莉斯已经在位于纽约东上区的动物收容所找到了**那只**猫。她说她已经找了整个晚上，玛格丽特在收容所的付费电话里用轻松、迷人、和蔼的声音说道……

迈克尔认为那听上去很恐怖。它什么颜色？噢，不是橙色，他听到这一点时相当吃惊。它有着银灰色条纹，玛格丽特说，夹带着黑色标记，有着大大的蓝眼睛，**真的**非常迷人。……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不过并不是我们不可忍受的问题。事实是：这只猫不是一只小公猫，相反已经完全成熟，而且在腹部有着让人起疑心的巨大的肿块，好像是某种疝气或瘤子。此外，它还失去了一条腿。

失去了一条腿？这不是因为某次事故。事实是：这只猫一出生就有了一只畸形的左前腿，它的形状像

微型的鳍状肢，在末端长着个报废的爪子。你不能想象它能用它来走路，玛格丽特热烈地说道——它能够很好地掌控自己的畸形，这也一点不会糟蹋它的外观……迈克尔挂上电话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成打的四足猫哀求着要被收养，可她偏偏接受了一只有着疝气或瘤子，而且还只有三条腿的猫呢？

当玛格丽特和菲莉斯把这只猫带回我们公寓的时候，她能够很好地对付自己的残疾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她被放在一个由收容所提供的纸盒子里，盒子上用模版印刷字刺了一句话：“我回家了！”到了车库时，玛格丽特把盒子从位子上拿起来时，盒底突然掉了下来，这只猫以对于三足动物来说极其可观的速度（就算是四足动物也不赖）冲了出去，立刻消失在深深的车库中。她的颜色仿佛是专门为了在纽约车库里隐身而设计的，车库的斜坡通向另外的两个停车层，头顶上打下昏暗的光，这里有着几百个水泥隐蔽处或缝隙可以躲藏。玛格丽特和菲莉斯——很快有一队停车场管理人员加入了进来——俯下身一辆车一辆车地找，同时发出引诱猫儿的响声，可每个人都知道，受到惊吓的猫具有原地不动以及避免与陌生人联系的本能。还有一种危险：躲在角落里的猫会突然之间冲上斜坡，跑到街上，在那儿极有可能被车撞上。在这样

的情境里，正如每个猫人所知道的那样，除了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并祈祷一切安好外，别无他法。最终这只猫被找到了，窝在玛格丽特的胳膊里回到了公寓，明显毫发未损。

当迈克尔回到家的时候，这只猫不但住了进来，还给起上了名字：奎因，取用了迈克尔写她阿姨——晚年梅尔·奥勃朗的——一部小说的题目（也就是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像“梅尔阿姨”（她的真名曾是奎因，这是在她为了电影生涯而采用更具魅力的名字之前的事了），奎因的美是毋庸置疑的——尽管有那只发育不良的脚，她还是一只漂亮的猫，并且极好地隐藏了自己不耐烦的、傲慢和专横的特点。她并不用柔和的方式干涉别人，不想自己的希望被忽略。当被打扰或受到挑战时，它会用鳍状肢给冒犯者锐利的一击，警告性的一掌。

上帝才知道她来自哪儿，或它怎么在动物收容所熬了过来，可现在她入住了中央公园西 55 号，仿佛这里诞生了一位领主（庄园主）。她老是会在大型落地窗前坐上几个小时，俯视中央公园。如其所示，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临窗而望。在乡下的时候，因为在外面她无法自卫，也不能爬树，所以玛格丽特就不让她出去。奎因只能与自己争斗，看看是选择坐

在窗前还是带通风口的走廊里。当小鸟起飞或落在石雕的供鸟饮水的盆子里时，她会用那迷人的保罗·纽曼式的蓝眼睛恶狠狠地看车窗外的它们。

毫无疑问，她会想象自己能够在一片羽毛云中够到它们，然后从天空中打落它们，可这是不可能的。微小的“前”足看来对它并没有不便之处，她发展出一套方法来隐藏它，所以只有最细心的观察者才能注意到她的毛病。

在许多方面，奎因都是只完美的猫。你看书的时候，它会高兴地在你膝盖上蜷成一团，或玩耍或打瞌睡；在你忙活的时候，她会在阳光斑驳的地方打盹。如果她不知为何郁郁不乐，或感觉自己吃饭的时间无故地被推后了，她会急得跺脚，并给用发育不良的前足给你一巴掌，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职责。她不仅个性鲜明，曾以谦虚的姿态出现在《人民》杂志上，还能将其置之脑后。

虽然玛格丽特对奎因的最初评价是“它不是欧文”，奎因无疑也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猫。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她不如欧文可爱，也一点不彬彬有礼，可每周从波基普希和纽约往返的路上，她坐在车后排就表现得非常出色，活脱脱一个专业人员。虽然在车发动时，她有极强的倾向想将地板上的窝挪到车后来。不

过，她可算是个坚定不移的旅行者，能够安稳地在后车窗下睡着。你会记得她用三条腿快速地冲出车子，所以在收费亭停下时得特别小心——噩梦并不是没有机会发生：她迅速地跳出窗子，蹿到亨利·亨德森公路上，然后一次就耗尽了九条小命。

作为家猫，奎因更喜欢有个伴儿，不过有时也喜欢独处。某些地方是属于她的，她不乐意因为来了客人什么的就被人从那里赶走。就像大多数猫一样，她是个天生的战术家，尤其喜好占领高地——比如冰箱顶上，在那里，她可以高于人的头顶，虽然只是高那么一点儿，然而，真空吸尘器、拖把、不常来的小狗、陌生人和管道工就烦不着她了。就像你对一只有着畸形足的生物有所期待一样，她有着完美的战略感——她会本能地选择一个有着广阔视域的位置、逃逸的路线和一些掩体。被虐待的动物——哎，许多动物收容所里的动物——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迹象，有时过度紧张，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发动攻击，仿佛它们总是预感到受到惩罚或攻击的时刻就要到来，但是奎因却能沉着冷静，这是人所能有的特点。更不用说一只有着傲慢的特点，不会容忍一丁点儿不友好的猫了。她看上去并没有忍饥挨饿，相反却富有光彩，整洁得体，似乎在收容所混得不错。或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她曾

经的主人抛弃了它？是因为它那只发育不良的小小的前足么？可这让我们觉得反而增添了它的魅力。是不是她跟孩子们合不来（我们从没有机会来测试这一点）？或者，它在捍卫自己希望的时候太过于富有侵犯性了？谁知道呢？动物不会说话，所以我们从来不能真正听到它们的往事。我们可以看到虐待的物理痕迹，也可以简单地忽略这些，可是除了这些，谁又知道一只猫以前的家是什么样的？他们又是怎么样对待它的？更不用说是否它们遗失了自己的主人？猫不可能跟我们说这些。

许多拥有猫的人都倾向于假设收容所里猫儿的前主人都是徒具人形的禽兽，那些猫儿总会在门口转悠，渴望找到一个新家。可谁又知道这是真的呢？更不用说这是否是猫儿的想法了。不过，奎因入住后，似乎很快适应了我们的生活。很难想象早晨醒来的时候，看不见那双盯着你的明亮的蓝眼睛，这双眼睛会从银色、乳白和黑色条纹的脸上慢慢睁开。我们真好奇到底谁会抛弃这样一只猫。奎因的畸形也会带来好结果：她不会真正地抓挠地毯和家具，我们对于装修乡村屋子各个房间的兴趣日益增长，而且越来越不加节制，这样的猫儿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完美。这还是在我们有了专职装修师之前，那时我们还驱车去沃尔玛

买便宜家具，用我们的雪佛莱开拓者把它们拖回家，而不是在四季烤房里和托姆·冯·布劳共进晚餐，从他随身携带的装满着样本、草图和照片的无底的路易·威登袋子里拾掇古董家具，以及稀有而昂贵的织品。无论奎因有什么其他的缺陷，你至少可以确信她不会把你的天鹅绒沙发撕成破布条，虽然她可能会不时地呕吐在这些地方，如果她感到不得不为之。你却不会被这些声响所弄醒：猫试图在你钟爱的东方地毯上撕开老鼠般大小的洞所发出的声响，或是在你最喜欢的针缝制的垫子上弄出磨爪子的声音。无疑，奎因能够放任自己施行这些破坏，她也乐意为之，可她总不能够达成心愿。

当我们的猫越来越多时，奎因总是带着极大的兴趣看着它们破坏家具，一点都不显出愤怒和不满的神情，那真是一段幸运的时期，那时我们拥有许多朋友都有的那种高雅的房子，你不必用毯子或披肩来掩盖织物上的窟窿，椅子靠背也没有被撕成破布条，露出内胆。当然，这种状况维持不了多久，虽然希望永远会升腾起来，这让人回顾过去，并自问我们究竟怎么会想到用天鹅绒来装饰椅子或沙发，事实很明白，我们不仅拥有一只猫，而是许多猫，上帝知道这样一码布有多贵！科学合理的统计标准告诉我们，大多数猫

儿有两只完整的前足，所以，就有两个可工作的爪子。

当然，有些人会采取除去猫的利爪来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残忍的、违反自然的、痛苦的措施。你不能将一只没有利爪的猫放在野外，它无法爬树、刨沟，无法格斗和回击。就像那句老话说的，“牙齿和爪子”是猫儿生存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像在家里藏了把没有弹药的枪——似乎对于没有枪的人安全而无害，可有持枪者会认为，在你确实需要枪的关键时刻，枪里最好要有子弹，也许让枪变得安全的唯一方式是：你必须认为每一把枪里都有子弹，无论谁告诉你里面没有弹药，你都要坚持以前者的标准来对待它。

猫的爪子是它最重要的武器，它们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磨砺自己的爪子使之保持锋利，并不是为了毁坏你的家具和地毯，而是因为当猫儿**需要**爪子的时候，它们最好能够**保持**锋利。猫儿无需教——这自遗传所得。无论在你最好的椅子上打盹的猫儿看上去多么平和，没有一只猫是和平主义者，也不乐意被解除武装——猫是掠食动物，天生的杀手，为了捍卫它们的地盘不惜变得残酷而果敢，也不怕流血。当然，就像人一样，有些猫胆小，而有些则天生无所畏惧。就像许

多寄宿学校的孩子们常常带着严肃的目的来玩游戏，勇敢的猫儿以此来断定其他猫儿的接近是否属于侵犯。虽然猫对于人来说是可爱的，可它们对待同类却相当残忍，能够承受着受重伤的威胁，或是更大的危险，来挑战“等级”中的位置，或是针对新来者保卫自己的地盘。奎因无疑是胆小的，她的攻击性武器受到无用前足的限制。另一方面，就像大多数猫一样，她具有某种天生的本领：占据住某个角落，将全身的毛鼓起来，直到看上去是正常尺寸的两倍大——结合着露出尖牙的尖叫，或是低沉的威胁性吼叫，这是她最佳最具威力的防卫了。只要需要的话，她能使自己看上去相当骇人，不像可怜的欧文，所有猫中最为平和的一只，可以说，没有一点战斗的冲动——“平静的生活”或许是他的座右铭，基本上他也是这么履行的。

另一方面，奎因有着更狂野的条纹，她可不是一个脓包。她期待获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她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一度是屋子里唯一的猫，她就更加变本加厉了，这一状况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偶尔瞥见窗外的其他猫儿，她看上去也远非想邀其做伴儿。她会嘶嘶发声，吐口水，尖叫，用自己的鼻子抵着窗玻璃，就像在说，自己已经准备好捍卫自己的地盘了。

门外的猫——我们很难硬起心肠来拒绝它们——对

奎因的举动可不会在乎。一开始，震惊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乡村小居对于猫儿来说就像块磁铁——令我们吃惊的另一个事实是，外面猫儿的数量陡然增多，可怜的、反叛的或是坚韧的幸存者数目在无穷无尽地增加着。有些猫跟我们熟起来，另一些似乎只是路途中的匆匆过客。不用说，玛格丽特给它们提供了食物，这会使夜间访客的数量急剧上升，更不用说那些负鼠、浣熊和臭鼬了。

让人吃惊的不仅仅是外面有**这么多**的猫，而是它们在如此严酷的冬天里都活了下来——它们显然都曾是家猫，而非野猫，曾经在某人的沙发上懒洋洋地躺着，或是在壁炉前打盹。显然，有人对它们失去了耐心，或者它们与新生儿或某某的男友合不来，故而出走。它们可能被放在纸盒子里，主人载着它们直到某个够远的地方，防止它们重新找回家去，它们被随便扔在路边，或是森林里，是告别也是摆脱。

谁又知道呢，或许，人们从大屋子搬到了小公寓，宠物就无立足之地了，或者有个对猫过敏的人一起搬了进来，或者，人们认为这只猫不再是他们一开始想要的那只了……对于像玛格丽特这样全身心投入宠物之生计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人们轻而易举地摆脱了那只曾经在他膝盖上小坐，或是在他床脚打盹的动物，

抛弃那只履行过自己职责的动物。不过，从农庄到煤渣砖上的拖车里，或者是森林边缘，就是会有人不能忍受同样的良心谴责，消息会在当地的猫中间传开，在老哈伯纳老屋的门廊上总会有一碗饭的。夜幕降临，森林中的众多眼睛闪闪发光，一周周过去了，门廊灯似乎加了倍。

有时我们在白天也能看见这些流浪猫，虽然并不是时时可见。有些并不可归于“流浪”这个词所传达出的所有意义。不论好坏，它们将我们的农庄作为自己的地盘和狩猎区。它们很少在白天接近屋子——无疑，它们知道，如果过于接近某个陌生的房屋，你可能会愤怒地大叫以示驱赶，这还是好的情形；或直接以石块相迎，这是最糟的情形——我们每天都会骑马外出，在马背上探索我们的土地（以及我们邻居的），我们习惯于每周都在田野里看到同一些猫。它们中的大部分会在马接近时就逃开，有一些却会简简单单地坐着，生气地盯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些侵犯者，还有一两只会躲在叶子或高高的草里偷看我们，带着某种无声的请求。

它们中最害羞的一只是很瘦，受过惊吓的猫，已不年轻，肯定不是只小猫，有着不受欢迎的长相，这种长相恐怕从来不能在尊贵家庭的门外求到食物。

楚特尼，玛格丽特这样叫他，根据他的颜色，她决定把他带回家来。

4．楚特尼

“过了几年，”玛格丽特回忆道，“它们会走到不同的门廊下，或是洗衣店的门口、谷仓旁，它们会从下水道里闪出，隐藏在缝隙里，野草堆里，或者是从水沟里蹦出来。有一些时时来拜访，却从不逗留。有一些很快就定居了下来。有些单独行动，有些则成双成对，或是拖儿带口。有胖的，有饿得吹胡子瞪眼的，有病怏怏的，也有身体健康的，有老的，有年轻的，有友好的，有狂野的，有害羞的，也有轻浮的，所有的都被虐待过，或是遭到了遗弃。有一些已经变得麻木。它们中很少能够痊愈——所有被遗弃的生物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年老的极怕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过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少数猫儿找到了好家——我们不会让它们再离开了。

“照顾任何动物都是一种巨大的责任。你选择猫是一回事，而猫选择你则是另一回事。你可以厌恶它们，忽视它们，或希望它们离开。我从来做不到这

些，虽然这让迈克尔很气愤。此刻我们有八只流浪猫，六只进了门。

“楚特尼一开始出现在小牧场和谷仓周围，然后是餐厅走廊上。他有着橙色和白色的毛，生了一张结实的圆脸。他吃我给他的任何东西，开始定期出现，有时就睡在门廊上的纸盒子里，盒子里衬着马鞍垫，上面盖着迈克尔老旧了的埃迪·鲍尔牌的羽绒夹克。‘应该现在就把它扔出去，’迈克尔说，‘他可能身上满是跳蚤，你不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他看上去脏兮兮的，而且并不忠心。他早就盘算好一切啦。’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三星期，虽然我将他托付给我们的看门人道特·本内特，可后来她说自己并没有见过这只猫。两天后，我们到家的时候，他再次出现了，看上去比以前更瘦更脏。‘他回来了，’我对迈克尔说，‘此刻，他永远地回来了。’

“头天晚上，我把他安置在待客的浴室里，帮他安顿好，然后带上了门。他并不开心，整夜地哭叫。‘你看，’迈克尔说道，‘他憎恨这一切，不喜欢这里，上帝知道他携带了什么到屋子里面。’

“‘我明天早上带他去看兽医，’我说，‘我能得到第一个预约。’

“到现在为止，一直还都是老情节。我会在不同

的地方安置它们，可大部分猫还是最终与我们住到了一起，虽然我们送给了朋友一些。楚特尼是一只惹人爱的安静的猫，我时常好奇他是怎么在野外存活下来的。他有在厨房水池里小便的怪习。迈克尔很长时间不知道这一点，当他发现后，就像我预料的一样，他大骂‘让他滚蛋’。我想这其实很容易清洗。楚特尼不大善于跟其他猫交朋友，却整日在我两脚间睡觉。”

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有着独立性和老大作用的奎因，从来没有在玛格丽特的脑海中代替欧文，虽然她很喜欢奎因，可楚特尼却在很多方面活脱脱是欧文的转世。他有着长长的胡须，鲜艳的毛色和大大圆圆的脑袋，真是一只令人印象深刻的猫儿。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有着良好的礼节，安静，完全献身于玛格丽特。他比可怜的欧文更富冒险精神，无论是白天还是傍晚，他很喜欢在美妙的屋外闲散地散步，年长的德国和奥地利绅士称之为闲步者。雨雪交加，酷暑湿寒，都无法阻止他的日常散步——毕竟，他已经习惯了漂泊流浪很长时间了，户外世界不会使他害怕，虽然他更喜欢待在有光的屋子里，所以如果需要回到门廊，他会迅速撤退回来。

说楚特尼一点没有进攻性是种婉转的说法——他不但不攻击其他猫，他也从不咬或抓挠人，他从来不

在家具上磨砺自己的爪子作为每一天生活的开始。他躲避争斗，从来不会带伤回家，更不用说那种需要紧急呼叫兽医的伤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他的生活就没有压力，绝对自由。一旦他从楼上的浴室中被释放出来，当他从无精打采中恢复过来，被允许在整幢屋子里闲逛的时候，以新来者为大忌的奎因，狠狠地咬了楚特尼，后者的腿化了脓，几乎要死将过去了。他不得不再次被送到了兽医那里，回来的时候，好几个礼拜都躲在家具后面，避开奎因，经历着漫长的恢复阶段。猫的存活能力真是让人吃惊，事实上，猫的咬噬（毕竟它们是从来不刷牙的肉食者），会导致极大的伤害和传染。有段时间，可怜的楚特尼看上去几乎无药可救了，可最终大量的抗生素和他天生的好体质（或者是好运气）让他恢复了过来，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躲着奎因。

然而，就像常常会发生那样，它们都安居了下来，并成为了朋友，因为等级关系建立了起来。从楚特尼这一面来说，似乎他并不在意是否成为“头猫”，相反十分乐意将所有事务都留给奎因。他除了晚上睡在玛格丽特身边——越近越好，或者和她一起午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野心。他有着你所能想象的最和蔼、最心胸宽广、脾气最好，最值得信任的猫儿脸蛋，而且在

农场四周闲逛时，他从来没有攻击小鸟、小兔子或田鼠的倾向，更不用说在它们经过他的道儿时杀死它们——如果有一只爱好和平主义的猫，那一定就是楚特尼。

他还是我们收养的第一只流浪猫。当然，这要经历不少困难，对付流浪猫往往都十分困难。不带着一个网子东赶西追，或者更实际地说，没有一个哈瓦哈特牌陷阱，就很难逮住那些不愿意被收养的流浪猫。事实上，它们也很少愿意被收养。即使它们愿意，这活也不轻松。楚特尼显然对于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至少对玛格丽特是这样——从而推断我们可能非常和善。他花了几个月来勘察屋子。显然他已经在广阔的屋外受够了。那里对于一只小猫来说太让人担惊受怕了：冬夜零下 10 到 20 度的严寒，成群外出捕猎的草原狼，或是酷暑中跳蚤和扁虱的叮咬。猫是机灵的生物，擅长以低调形象示人，或是掩藏在乍一看根本无法躲藏的地方。生来就具有存活技能的平庸家猫，从来没有真正放弃野外的生活，虽然它们并不必然喜欢这种生活。它们中的大多数是被抛弃的，需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一种对于人类深厚而持久的不信任发展了起来，而且理由充分。这是坚定的爱猫者都必须克服的，虽然相当艰难。从自己的家里被踢了出来，

大部分情况下，猫的心态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玛格丽特用策略性的食物放置法来追求“楚特尼”（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这个名字），使他慢慢地离屋子越来越近，最终抵达了门廊。不过，就算猫儿再饥饿，这一招也并非总是奏效，并不等于你可以用手去触碰他了。大多数猫会在那一刻跳开，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回来了，或许永远不会回来了。它们很像一只伸出的手，遭到打击就立即缩了回去。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东西是极大的耐心——一天天、一遍遍尝试同一件事的耐心，直到猫开始有了一丁点儿意愿冒冒风险，有了足够的信心接近人类，或被人类爱抚。在耐心的推动下，猫儿或许会走进屋子一两次，侦察四周是否有潜在的危险，或仅仅感觉感觉脚掌再次踏上温暖的地毯的滋味，而不是冰冷的雪地。

楚特尼想要从寒冷的外面进到屋里的念头是显而易见的——你看看他的模样就会知道——可玛格丽特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赢得他的信任和信心，花了更大的力气才将他引上楼去，把他锁在待客的浴室里。在他最终定居下来、以浴垫作为打盹的地儿之前，楚特尼在那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犯人。不过，他还是重新开始了作为宠物的生活，就好像一切都没有被打断过一般。

很多将流浪猫带回家中的胜举让人无法忘怀。楚特尼入住后为了活命不得不去见兽医，遭受奎因的攻击又二度见兽医，在这以后最终定居了下来，再也不想走出花园之外了。楚特尼在这个范围内可以很快回到（或看见）屋子，他很快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我们曾在骑马而过时，仅仅瞥了他一眼而已。

没有任何一只猫能像楚特尼那样如此简单而成功地回归家猫，像他那样保持如此长久的亲睦关系。你就算救助了流浪猫，也无法将它们都留下来，除非你想成为那些极其疯狂的猫人，警察或美国受虐动物保护协会偶然会发现它们——住在极小的屋子里，却挤着四十或五十只猫。

或许有某个点决定着正常行为和疯狂之间的区别——所拥有的猫不超过这个数量就是前者，超过了就是后者，可我们很难去固定一个数字。我们邻居——在书里，你会看见他的家里的任何地方，依环境而定总是会有十到二十只猫，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在家设晚宴款待别人，不仅仅是一只猫可能在你膝盖上的问题，而是许多猫在餐桌上走来走去，喝干你的水杯，从你盘子或叉子上夺走食物——我们的邻居有某些措施来控制局面，而那些猫则养尊处优，个个就像贵客一样被爱戴着。不过，一间小屋子里挤满了四十到五十

只猫，特别常见的是，一个无力好好照顾猫的老人是它们的主人，则另当别论了。

从一开始，我们就尝试将屋子里猫的地盘和那些不允许它们去的地方区分开来（虽然并不经常奏效），而不是像我们的邻居那样简单地向猫投降，将屋子拱手让出。这意味着另外一些妥协：将一间浴室和楼下的洗衣房让给它们，把我们平时很少使用的正式卧室作为猫的自由活动区（那个房间门上有块大玻璃，它们可以往里瞅，却进不去）。虽然鲜有来客，不过只要有客人，不管他们是否想在晚上关上房门，我们都会尽可能地把猫赶出客房。如果他们不关门，就很可能一早醒来时在床上或枕头上发现猫，因为我们的猫习惯在六点半或七点开始用早餐，过了这个点，它们会对还赖在床上的人心怀不满。

至少我们警告过客人们，不过，我们把是否关门的权利留给他们自己。客人们会回忆起在村屋中做客的日子，半夜常常会被惊醒，只见一只早已潜入的猫伸伸爪子，一下虎跃到床上，就像一枚疾飞的导弹般着陆。出于礼节，客人们需要充分意识到猫的存在，还要考虑考虑是否愿意和猫分享房间。带狗来的客人自然被要求将狗拴好，避免让猫狗大战在半夜发生，这种战斗只会以拜访如特 55 街的动物急诊医院而告

终，或是以我们家的地毯和室内装潢被摧毁殆尽而收场。

事实上，比起另一只猫的来访，它们似乎更为接受狗的到场。它们似乎能够看出狗都是被牢牢控制的，被强迫着保持良好行为。它们出现在屋子里实际上并没有惊吓到猫，由于它们是另一种生物，它也无法威胁到等级制，不像另一只猫的存在，就算是呆在关着的门后面，也会具有威胁性。知道屋子里有狗，这使猫团结起来，事实上，大家蜷在一块，就像海员准备击退登船者，它们的毛发直竖，蓬起，直到看起来有原来的两倍那么大。

当然，在我们只有两只猫，却有许多客人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拥有了许多猫，却几乎连一个客人都没有了，所以很自然地，比起以前来，猫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它们感到屋子基本上归它们所有了。回过头来，当只有奎因和楚特尼时，客人或许会把它们搞混，或许不会，这两只猫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插手任何事情，只是安守在椅子或沙发的舒适位置上，隔得远远地旁观。两只猫中，奎因更外向，“爱出风头”，反之，楚特尼更喜欢保持低调，甚至会躲在床底下，直到周一客人全部回城后，在感到安全时才钻出来。

我们有一个长期相随的朋友，梅奥，一个吵吵嚷嚷的家伙。她所干的“好事”包括砸碎玻璃杯、狂野地做瑜伽直到踩裂楼下的天花板，突然打翻东西，或是用最高的音量谈论政治。我们在车道上一看到她，就会将楚特尼送到一个安全而宁静的地方避风头——可悲哀的是，梅奥总有某种幻觉，她认为自己天生就与所有动物都能和睦相处，而所有动物都乐于与她为伴。不用说，不喜欢烟味、喧闹、争吵、大嗓门，以及任何烦扰的楚特尼可不愿与她分享这种的幻觉。

许多年来，楚特尼在玛格丽特的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知道这一点——他是玛格丽特的情感稳定器，仰慕她的陪伴者。当他躺在她脚上或膝盖上的时候，就像一只姿态优美的摩托艇一般哼哼。他关于天堂的观念就是在寒冷的冬日里和她一起美美地睡觉，这是一种寂静而无条件的爱之表现，从来不会像许多猫那样用爪子突然猛击而破坏了主人的情绪。他从来不讨人嫌，总是乐于见到玛格丽特，当玛格丽特回到家的时候，他常常会呆在靠近前门的窗口地方，忠贞地等候着玛格丽特，用闪闪发光的黄色眼睛盯着通向前门的那条凹凸不平的不规则石路。他会用夸张的动作来表达同“你回家啦!”一样的意思，他会像狗那样跳上跳下——他的表达是宽恕性的，就像某人宽恕了晚

归的女儿，并安慰自己，就像那个等待女儿的父亲总这样想，“当我看不见她时，谁知道她会去哪里呢？”或许他仅仅只有一点点埋怨而已。他有一种在猫儿和人那里都很少见的品质：仁慈。

事实上，楚特尼是流浪猫中的王子，很难记起他在屋子周围的田野中游荡的模样了。不是每一只流浪猫都能够成功适应家居生活的。它们中的一些走到其他家去了，还有一些就像你看到的那样，从来没有跨过门槛——这是所有情况中最悲惨的。可楚特尼不仅仅跨过了门槛，他获得了新生。奎因或许是性情暴躁的，常常吃得太快，呕吐得满地毯都是（那个时候，我们仍然为这些东西而担忧，不舍昼夜地带着苏打水打转转——据说它对擦除污迹相当有用。当然，还带着纸巾、小铲子，在更糟的情况下，还有一瓶溶解喷雾剂，此物的说明书不断地对人们发出警告：如果你不能确切地依照说明行事，它会使所有颜色褪去，并漂白一切。说明书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没有人会愿意在早晨三点刺骨的寒冷中读它，特别是在奎因又有了吃第二顿晚饭的想法之后），可楚特尼根本不会随便大小便，它会促使我们问问自己：当我们被说服用大把的钱掷在惨淡的绿色（**惨淡的绿色**，可用来完美地展现每一污迹与斑点，包括因过于热情使用清洁剂而

造成的漂白了的圆点）地毯和美丽的毛毯上时，我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楚特尼可以住在充斥着无价的东方地毯的商店里，它对这些商品毫无危害。他真的没有什么坏习惯，除非你吹毛求疵，认为太过于依赖玛格丽特也是缺点。

当然，你无法与流浪猫谈心。有一些会有好结果，有一些则不会，谁也无法事先知道。你可以从它们中的每一个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收养流浪猫和在高级的市场里买回一只小猫完全是两码子事——你所有的是一只有着前科和乖戾习惯的猫儿，它在排斥、饥饿、严寒中存活下来，满身带着虱子和跳蚤，忽视了严重的疾病或是肩膀上的大口子。只有一些猫像楚特尼那样渐渐转变为人们理想中的猫儿，像它一样不需要一段转变期——它们穿过前门，修整自己的毛发，绕着屋子打转转，然后定居下来，就好像它们一直住在这里一样。楚特尼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大量的来往人事（*va et vient*），猫儿来来往往，有些成功地被收养了下来，哎，有些则不是这样。

比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崔来了。正如玛格丽特所说："‘崔’是美洲豹里的斯瓦里希人。我这么称呼它是因为他的颜色简直跟美洲豹一模一样。当他在过道上闲逛的时候，大约只有九到十个月大，一只

耳朵还折叠了起来。他跟我们仅仅呆了一小段时间，因为这位老兄有个坏习惯：在打斗时喜欢朝其他猫儿撒尿。这使他总是处于某种不胜的境地之中。不过我们发现他有一个与狗相处的家，后者使他的习惯很快就终结了，它们倒能够快乐地生活在一块儿。”

可怜的崔是有问题的流浪猫中的绝佳例子，你就是猜上一千年都猜不透他的爱好。不仅是我们无法猜透，在那糟糕的情境发生时，其他猫也无法相信。可反讽的是，从每个方面看来，他都是只吸引人的猫，具有良好的举止，除了他那令人吃惊的秘密武器——当其他猫正在小便时给予它们陡然的惊吓。猫儿们真的会因为丢脸而颤抖！对于它们来说这简直是一次严厉而拼了老命的攻击。崔不仅仅惊吓它们，而且使它们极其丢脸。它们不会原谅他，我们也不会，因为崔总是在它们聚集在极好的卧榻上的时候攻击它们，结果弄得污物和猫小便的气味在很长时间内很难散去。

还有只猫叫班博夫人，得名自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里教区牧师的妻子。玛格丽特将这只奇特的流浪猫描绘为：“从沟渠到餐厅用了三星期！”这就是发生在班博夫人身上的事。她是一只长毛的虎斑猫，有着一条大羽毛般的漂亮尾巴。她挣扎着通过了所有的血液测试，接了种，并被割除了卵巢。她来的时候

圆胖圆胖的，大概是为了换换口味，班博夫人极其注重自己的外表，而且与其他猫相处得很好。有一天晚上我下楼的时候，企图用手透过栏杆扶手去抚摩她。这看来是个错误。她抓住了我的手，从手一直咬到胳膊肘。我想，真是该死，我只有去瓦塞尔医院的急诊室了，不过，或许我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抵达那儿，电视里正放着澳网女单决赛，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所以我只有先自己搞定了，先用碘酒擦拭了胳膊，然后把它包扎起来。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却不得不依靠抗生素了。两天之后，我终于去见了手外科的大夫。他看上去显得相当忧郁，认为需要打开所有的伤口。我不得不再跟抗生素相伴二十四小时了，并从那里带了抗生素回来。一个月之内，她再次咬了我，不带任何警告的信号，就在躺在我膝盖上哼哼叫的时候咬了我。“你的手为你争取了时间，”迈克尔说，“不然的话总会轮到你的脸，或者眼睛。”第二天早上一早，他就把班博夫人带到了兽医那儿。

你会有这样一只无法预料其危险性的猫，这可并不常见。你会很快了解它们中的某一些会在哪些状况下咬人，可你也——如果你够出色的话——同样能很快学会如何避免这些状况。无论如何，大部分猫在咬人之前会给出警告。它们会发出一种低沉的、发自喉咙

深处的吼叫，或是将自己全身毛发鼓胀起来，就像老式的保温套，每一根毛都竖立起来，或是用其他方式指示出攻击意图。如果你坚持你所做的事——比如，用硬邦邦的刷子或金属梳子给它们梳理毛发而它们无法忍受时——这个时候若它们咬你或抓你，你就无法抱怨了。可班博夫人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她真是只糟糕的猫——一只“暗中活动”的猫，乍一看极其平和地安坐在那儿，却会毫无来由地发动突然攻击。玛格丽特或许轻拍了她二十下，一点没事——事实上班博夫人还很享受——可拍到第二十一下时，她会突然地用尖牙一次次地咬玛格丽特。一种精神上的失常？当她还是只家猫时遭受过极其严重的创伤？谁知道呢？谁来说说看呢？

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我们争论了很长的时间，可事实上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她情绪好的时候，班博夫人是所有猫里最漂亮最慈爱的，她确实很吸引人——一只真正使人动容的猫。她还是一个顽强的存活者，在我们车道一边的排水管度过了冬季的好几个星期。尽管如此，你会怎么办？你不可能对一只毫不挑衅却屡次咬人的猫再让步了，我们的兽医麦克·穆菲，常常（当然相反于他良好的判断力）倾向于收养猫而不是放弃它们，他也不得不承认不想让以下一幕发生：

把班博夫人送到某人家里，又让他们将其送回。总是会有那种彻底的谎言——“哦，她可真可爱，都不会伤害一只苍蝇，你会喜欢她的！”——但是这不对，当最糟糕的一幕发生的时候，当某人坐在急诊室的房间时，他又会怎么来感受这句话呢？

所以班博夫人不得不被放弃了——没有其他的选择——对于所有相关的人来说都是阴郁的一天。当一只猫又老又病，或处在痛苦之中时将它丢弃，这是很艰难的，可当它圆胖丰满、健康又光彩照人、充溢着活力时，就像班博夫人那样，这就更难丢弃了。就算是麦克·穆菲——一个可能已经习惯于动物悲剧的男人——看到她时也很迟疑。班博夫人第一时间选择攻击穆菲，那个时候她正呆在检测台上，可这次没那么幸运了。当他将班博夫人晾在那儿的时候，动物医院的夫人们用诡异的眼光看着穆菲，仿佛他就是亨利希·希姆莱（纳粹党卫军头子），可那些夫人并没有与玛格丽特一起来过急诊室，也没有见过玛格丽特被班博夫人攻击过的手和胳膊。并非所有故事都有着欢快的结尾，对于这件事来说就是这样。可以说，几乎超过二十五年，上帝知道喂养了多少流浪猫，引诱它们接近房子或进入房子，收养它们，或让那些正在寻找猫的人收养它们，可班博夫人是唯一一只有着糟糕结

局的猫儿，无法被收养也无法送掉。

楚特尼看着它们中的一些来来往往，就像它们一样，对其他猫有着怀疑，可总是保留了他的位置。他不想做猫的头——他不准备为了等级秩序去打斗，他对之毫不在意。可在玛格丽特那里，他是最棒的，最受钟爱的猫儿。他具有一种佛陀一般的智慧和冷静，我们都常常羡慕并嫉妒这一点，他有一种将曲折的东西化入平稳生活的能力，这是我们想要尽全力仿效的品质。他似乎喜欢一种长久的体制，很难想象屋子或农庄里没有他的存在。更令人震惊的是，最后他会安静地离开。“一个雪天的下午，”玛格丽特回忆道，“他外出散步，可天暗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我出去到处找他，最后发现他躺在了一条花园小道上。他死的时间并不长。我一屁股坐在了雪地里，把他抱了起来。‘你没事的。你和我在一起。’我说。我们把他火葬了，他的骨灰留在我们壁橱里许多年，和他的食碗一起。”

5．芒西和“可怕的双胞胎”

在楚特尼过世之后，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再找

过猫，相反，它们找到了我们。找猫已经不再是个问题。猫就这么简单地出现了，就像谚语所说，“就这么脱离了危险”。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决定谁应该被邀请。我们时常对它们进行初步测试，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测试还会延长。

玛格丽特很快就想到了阿飞。“阿飞，”她回忆道，“跟其他两只猫一道被丢弃在我们家北边的一个屋子里。房客在某个糟糕的星期二晚上搬了出去，走的时候门就这样敞着。我跟年轻的女佣一起走进去瞧了瞧，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几个猫食空罐。很快，两只猫现身了，而第三只在外面哭闹起来。我收养了其中的两只，在洗衣房里安置下它们，供水供饭了好些日子，我不让它们出去。‘阿飞’，貌如其名，黑玉色的毛发，灰绿色的眼睛，一只猫有如此长的毛发，还常常摆出一副张扬的模样，就像个朋克摇滚乐手。她采用一种奇怪的方式行走，还有无止尽的胃部问题。她的同伴是只短毛母猫，黑白相间，我们为他找了一个好归宿——和迈克尔的助手丽贝卡呆在了一起。阿飞独自踏上了去见兽医的旅程，测了血，种了疫苗，在洗衣房里住了好些年。在那儿，地板上的供暖系统让她可以度过严冬，而一扇活动门则使她可以自由出入。她的胃口很大——在吃的方面奢侈而浪费，自

然——她的消化系统总是不灵便。她喜欢人梳理她的毛发，这很好，因为她总是脏兮兮的。当你对她过于关心的时候，她老是会不停地胡闹。当然，她难得离家瞎逛。某个夏天，大约距她第一次来到这里五年后，阿飞走进了屋子的前门，我让她进来了。‘就让她避避暑吧。’我对迈克尔说——那是个极其闷热和潮湿的夏天。她楼上楼下到处逛着，试了试某个猫窝盒，喝了点水，断定自己更喜欢空调，于是就在某个舒适的餐椅上安了家。自那时起，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除了在好天气里偶尔逛逛花园。”

令人惊奇的是，阿飞很好地适应了这里，一部分是因为在家具角楼里蜷成一团时，她就活像一只黑色毛皮枕头，另一部分是因为她不像其他猫儿那样富有侵犯性——除非受到直接攻击，部分因为她特有的颜色，除了在亮堂堂的白天，她实际上是隐身的。她往往会蹒跚而行，加之令人产生兴趣的毛发——张扬的毛发束一直垂到耳朵边，比她的胡须还长——她肯定不算美，可她用个性来弥补。

接下来到来的家伙们就很不同了，它们更像是小镇上来的马戏团。有一些猫儿，在它们进屋以前，我们已经相熟了很长时间了，有人会觉得我们在选择猫的同时，猫也在选择我们，可这一次，很清楚是猫拥有

决定权。二战开始的时候，英国实行了一个庞大的方案：为了躲避德国人的轰炸，许多家庭随随便便就从大城市难民营中被疏散出来，当权者将他们安置在乡村住宅中，这一切都带着无法预料的结果。我们所有的仿佛是这一经验的对等物。

这始于一次复兴任务。玛格丽特回忆道，“芒西简单地出现在后门口。开门之前我已经听到了她的叫喊声，所以我特意带上了一盘食物。她是纯白色的，显得颇为瘦弱，可还算健康。她吃完后就离开了。

“或许她会回来的，我想，并告诉莱斯利——那个同我一起发现阿飞的年轻女人这一想法，我目送着她远去。

那天晚些时候，当我从林贝克商场回到家时，莱斯利跟我说，‘我看到了那只白猫，你最好绕到屋子前面看看，她应该就在那儿，还带着两只小猫。’

“她带着两只小小的、纯白色的小猫，一只胆儿很大，另一只却很害羞。它们在门廊下住了几天，可不久贝尔萨飓风的余波就携带着倾盆大雨席卷过来。因为某件事我要出差三天，就要求迈克尔让三只猫进到封闭着的前门门廊里。‘你疯了么？’迈克尔问道，‘我们所有价格昂贵的门廊家具都在那儿，它们会被

摧毁的。此外，我们对于这些猫所知甚少，它们可能携带着许多疾病。无论如何，这些都是野猫，我又怎么抓得住它们呢？’

“‘叫上萃娜，’我说，‘她这周在谷仓帮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要确保它们有食物、水和窝。哦，对了，在门廊家具上盖上些被单。我必须走了，我有好长路要赶呢。’

“我不久就打了电话回去。‘它们都被冲走了，’迈克尔说，‘我们找不到它们。我们努力找了，我和萃娜花了好几个小时。’接下来是很长的一段沉默。‘好了，好了，我们最终还是找到了它们，刚刚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小猫似乎滑下了排水管，消失在倾盆大雨中，那个时候，芒西好像并不惊慌，装作没有注意到它们的缺席。

“芒西直接意识到了自己的好运气。她已经找到了养育她宝贝们的好心人，这使得她可以腾出空来做些有意思的事，比如捕猎、在太阳底下懒散地打滚，梳理自己的毛发，做游戏——毕竟，她还年轻，而这是她的第一个窝。你需要把窝交给她，她是个好母亲——已经为孩子们找到了一个家——不过她对喂养小猫可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有人已经代替她做了这个事儿。过了几个月，芒西去看了兽医，我们的朋友顺道

来看了看小猫，夜晚开始变得冷飕飕了。‘我们需要把它们从门廊带进屋子里，’我跟迈克尔说，‘首先，外面越来越冷了；其次，小猫需要适应室内，它们都将成为家猫呢。’

“迈克尔的脸变得刷白。‘什么！你疯了么？’他问道，‘我们要在屋子里养三只猫么？整个屋子都会被白猫的毛覆盖的！哦，我的上帝啊！’

“可它们还是进来了，小猫四处乱跑，忙个不停，它们成天逗弄我们，确实也用白色的毛覆盖了屋子里的任何地方。在感恩节之前，两只小家伙外出去了新家，一个去了迈克尔在西蒙和舒斯特尔出版社的同事家，另一个去了住在波基普希的我们医生家。芒西哭了一整夜，随后似乎就忘了关于它们的一切事儿，开始过起快乐的日子来。很快，她就成了迈克尔的钟爱之物。据我观察，迈克尔总是陷入到这一模式之中：最后总是喜欢女性，而从来不真正对男性交心。芒西喜欢整天外出捕猎，而不想看到自己的地盘上出现新的访客。她有时赢，有时输，在晚上，她就躲在肮脏的装衣服的篮子里睡觉。

就像每只新来的猫一样，芒西的到来必然改变了猫类等级秩序，而且因为芒西对于自己的权利毫不妥协，这一情形甚至加剧了。或许这是因为她是两个吵

吵嚷嚷双胞胎的妈（一会我们会称它们为“可怕的双胞胎”），她觉得自己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可以和其他猫区别开来。当然，在来的时候，她看起来并不像在森林和田野里搜寻了很长时间食物——更可能是这样，常常这就是事实，小猫的出生并非她的主人所希望看到的情形，于是她就这样简单地被扔出了房子，或者也可能是这样，她体面地离开了屋子，带着她的小猫一起得到了解放。

很难想象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小猫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他们不想去跟小猫发生瓜葛，即使只需简简单单地弄一只雌性流浪猫来，很多人压根就不想抚养它们……

不管芒西和她的猫崽子以何种方式被撵出了屋子，她很快就找到了新家，所以她不会有什么生理问题或疾病。必须说的是，在它们出现在我家前门之前，她总是把自己和小猫崽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以光闪闪的完美白色出现——不管有多么饥饿，它们也不会露出流浪猫乱糟糟的样子。无论如何，芒西很快证明她生来就是个捕猎天才。

楚特尼和阿飞都没有杀生的念头——“让它们活着吧”或许是它们的座右铭——不过，当芒西遭遇到老鼠、田鼠、小蛇，或不幸的家禽时，她可是一件毛皮

武器。

虽然她不大会伪装——就算是在下雪的日子里，你也可以在一英里外看见她——她将厨房窗前的鸟浴台看做自己的特殊狩猎区域，她能够在鸟儿降落到浴台的边缘或从那里起飞时，迅速跃起逮住它。她总是将小小的、带着鲜艳羽毛的尸体，或是啮齿动物的零碎肢体和碎片搁在门垫背后，她把这些作为献给我们的礼物，作为回报我们在暴风雨中将她和她的小猫带回家里的感恩节礼物。

有人或许会这样以为，一只纯白的猫儿坐在鸟浴台边上，有目的地盯着天上看，这一景象或许会警告所有小鸟，让它们别再抱洗个澡的念头。可是鸟大概是色盲。事实上，芒西是雪白色的，只是粉红色的鼻子、嘴唇和耳朵从白色中凸显出来，躲在草木之中并不能很好地隐藏住自己，可她并不为此心生烦恼。她只是耐心地呆在那里，一旦长着羽毛的家伙或啮齿类动物跨入了势力范围之内，她会以令人诧异的速度扑向它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她是怎么样在野外养活自己孩子的——她是个专业的猎杀者，虽然现在我们一天喂她两顿，可她显然并不将捕猎仅仅作为体育锻炼（*pour le sport*），或许保持身手，总能以防万一。

当她因为某些原因被强行关在屋内时——通常是

因为她给鸟儿带来了太多的不幸——她有时会坐在厨房案台前的水槽旁边饥渴地盯着窗外的鸟浴台，带着憎恨的眼睛铆在每一只小小的长着羽毛的洗浴者身上，尾巴极不耐烦地摆动着。在其他方面，她可是最棒的猫，即使当你碰巧穿了深色的衣服时它会是个威胁。我们花了大价钱买了小型真空吸尘器——最好的是皇家牌的——有带着树胶片的滚筒箱，它可以吸起绒头和毛发，在兽医那儿卖的吸尘器是最有效的，这并不令人惊讶。不过，每当你穿上一件深蓝色的毛线衫、蓝亮色的夹克或黑色的裤子时，你会发现芒西的存在。对猫来说，没有比趁你开门的时候潜入壁橱，然后舒舒服服地蜷缩在你深色的毛衣上打盹更惬意的事了。不管怎样费劲地给芒西梳理毛发，如果你穿的是黑色的袜子或长袜，她在你脚踝上蹭来蹭去，总会留下厚厚的一层白毛。她喜欢和人亲热，所以当她醒来的时候，总会有很多清理毛发的工作要做，这些事可入不了芒西的法眼——就像极有魅力的女性一样，她总是极其确信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大受欢迎。不用说，也包括那些被她选为自己的倾慕者的人——事实上他们却对猫过敏。

芒西反驳了谚语“所有猫在黑暗里都是灰色的”，这是一则古老的英国谚语（是玛格丽特父亲最喜欢的

谚语之一），其要旨乃是：不管是漂亮女人还是丑姑娘，在晚上你无法道出她们的区别。然而，芒西在黑夜里看上去并非“灰色”，她发出幽灵般的白光。在黑暗中我们有可能会将阿飞认错，虽然这不是经常的事。可就算是在最黑暗无光的冬夜里，芒西的身形依旧清晰可辨。当英国公路上闪烁起猫眼之光时，我们不可能认不出她来。不过，当她和被褥混在一块时，我们却很难分别出芒西和床单的区别，特别是碰巧当她睡在——合宜地——睡在床上，或睡在枕头之间的时候，那是芒西最喜欢的位置。或许是因为小猫崽的遗失，芒西极其渴望与别人建立起伙伴关系，她是冷淡型猫的反例。不管有没有些许的鼓励，她会呆在你的膝盖上，如果你躺倒，她会呆在你的胸口上，或是趴在你枕边用鼻子贴着你的耳朵，在你睡着的时候，会在你耳边轻轻地呼吸。对于那些不习惯猫的访客来说，这可不是它们周末的劲爆点。

她跟楚特尼的关系是友善的，根本不存在地域争斗或地位之争。芒西显然愿意让出在玛格丽特心中的特殊位置，以换来在呆在某些椅子上和床上的权利。当然，后者不能被别人干涉。在洗衣房的篮子里又长又美地打上个盹就是她的天堂想象。

虽然猫儿伴着一盘奶油的图景牢牢地固定在人们

的脑海里，事实上芒西却是我们所有猫儿里唯一一只不仅喜欢牛奶，而且喜欢我们的奶油的家伙，不过它喜欢在每次我们喝茶或咖啡时独自享有自己的牛奶茶碟。

事实上，早饭是她一天里最喜爱的一餐。除了牛奶，她还想要一团白脱或麦淇淋（人造奶油），如果可能的话，还想着一些百吉饼的碎屑——优待中之优待——葡萄干糠麸松饼。她喜欢坐在桌上吃早餐——坐在橘子酱瓶和茶壶之间。在其他用餐时间，她觉得呆在地板上就可以了，不过她似乎觉得早餐才是家庭正餐，总是想在桌上弄一个吃饭的位子。早餐之后，不管天气如何，她总要外出闲散地巡逻，顺便看看有没有松了神的鸣禽或啮齿动物处在很低的高度。有时她会在外面一直呆到晚上——我们的田地足够她巡逻了——但是你不必担心会在晚上把她锁在门外。因为她能很快地掌握蹿上屋顶的方法，先是爬上一棵树，然后跃上厨房的屋顶，从顶的一边攀到令人晕眩的高度，随即从另一边滑下来，最终她会出现在我们卧室的窗子前面，用爪子敲击玻璃请求入内。

屋顶相当陡峭，上面还覆盖着冰雪，芒西却能在瓦片上上下自如。她还找到了一种掩蔽自身的方法：呆在门上天窗底下的狭窄边缘上。那可是个危险的地

方！一听到芒西的叫声，我们经常拼了命地带着伸缩梯和厚厚的毛皮手套去营救它：“芒西在屋顶上！”在兴师动众的营救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显见的事实：她呆在那儿全然出于自愿，只要愿意，她随时可以下来。

偶尔，我们搜寻了某个区域之后她还是无影无踪——尤其是进餐时候，我们走过门厅时碰巧一抬头，发现芒西竟然呆在与天花板齐高的地方：在前门上方的装饰窗上环顾四周。说芒西是有一只适应高度的脑袋或许没点到要害——她会爬上树的至高点，攀到树桠上。她变得更成熟、更暴躁，因此经常会追踪闯入的猫，甚至远至谷仓附近的大型铁杉林。她会呆在某根易于防止其他猫进犯的枝丫上，这可是经过战略选择的。这个时候，她会忽略吃喝、天气和任何休闲活动，一心一意地保护她的地盘，在她看来，则是保护我们的地盘。

事实上，我们足以看到芒西的确**具有**一种责任感。在她看来，我们太过软弱，总让自己的地盘充斥着侵入者，相反，不管好天气还是坏天气，芒西总在为我们巡逻，甚至行进在栅栏边界，踮着脚尖沿着栏杆上方走动，她搜寻着田鼠、小鸟、幼兔，当然还有其他对我们不利的猫。她喜欢望着鸟浴台——如此之多大

屠杀发生的场所——然后她会绕着花园逛逛，随后去谷仓周围看看——在这里需要更加谨慎小心些，因为时常有其他呆在谷仓里的猫儿，芒西会竖起耳朵在每一个地方审查，先是马具室，然后是洗衣房，最终当然是我们的屋子——她会从那里外出，去检查每一个围场，最后再次返回到屋子里，显然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疲惫、坏天气和偶尔的寒冷——芒西也会鼻涕直流、喷嚏连天——但却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她自我施加的责任。她从来不会走到骑行圈以外，不会越过二年生的植物丛、稠密的灌木和骑行线，她会躲避更重量级生物所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威胁，譬如成群的流浪狗和山犬。芒西的活动地域很大，但总是能够看得到屋子，这样就可以快速地撤回安全地带。她和自己的小猫崽子在野外存活了下来，却没有再回去的想法了。

实际上，唯一使她退却的动物是臭鼬——理由很明显——还有浣熊，它对于猫来说尺寸太大了。负鼠她是忽略了的，仿佛跟它们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她看野火鸡时颇有兴致，但火鸡总是成群结队的，而且还由一些个头很大的公火鸡领队，芒西会告诉自己，将某只野火鸡衔回家里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你可以想象她受到了诱惑——鸟毕竟是鸟——尽管她占据了攻击

位置，肚皮贴在地面上，尾巴不耐烦地嗖嗖摆动，牙齿咬得咯吱响，可火鸡并不在意，也不害怕。芒西从没有迎面攻击过它们，在我们看来，这是相当明智的。小蛇对于她来说是小菜一碟；而大一点的蛇，她会放过它们。无论如何，每一天对于芒西来说都充满着新的冒险，即使这些冒险也意味着让其他猫知道谁是老大。

对于芒西来说，在两种类型的猫之间来回切换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在壁炉边或是在床上，她会趴在你膝盖上伸伸懒腰，芒西看起来就像只最理想的家猫，要有多温驯和放松就有多温驯和放松，不过，一旦她走到屋子外面，就立即回归了野性的狩猎状态，在屋顶和树上蹿上蹿下，用铁与血来保卫自己的领地。大多数猫成为了——或仅仅保持了——一种类型或另一种类型，可芒西身上兼容了两种角色。

她极其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判断情势。只要潜在的对手在谷仓内外游荡，芒西会将它们作为敌人对待，击打它们，有时将它们咬得遍体鳞伤，自己也身负重创。可一旦某只门外的猫被接纳进来，芒西会勉强地、渐渐地接受这一新来者，并对重要的社会秩序作必要的调整。她并非全然可靠，大量的打斗依旧在上演着，不过与那些曾经为了保卫自己的位置而开打的

猫之间很少有公开的战事。

虽然她是残暴的，她却适应了某种必然性，这是我们应该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

无论如何，接下来的“必然性”可比她强大得多。

6．“石门的流浪猫”

过了一些年，流浪猫们都长大了——不管是那些来到这里最后留下来的，那些没有留下迁徙去别处的，还是那些从未能鼓起勇气出现在门口的猫。楚特尼过世之后，杰克是玛格丽特的最爱。玛格丽特与杰克之间并没有发生“求爱”过程，后者没有在野草丛、树林中徘徊观望，或是在外屋底下等候着被允许进入房间。用玛格丽特的话说就是：“某天早晨，他和一个同伴出现在了前门口。”他是惹人喜爱的猫，像一只俄罗斯蓝猫，他的朋友是只深色混杂的猫：它们显得憔悴而饥饿。他直接变成了一只家猫，有着一副歪牙齿和小小的山羊胡子。我马上给他起了名字。我怕它们会得寸进尺，所以让它们呆在车库里。这招不错。收养它们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两个家伙诡计多端。在谷仓工作的临时女工说她想要那只母猫，当天就把她带

了回去，可三周之后却把她带了回来，女工说那只母猫就要下小猫崽子了。“你真幸运，”我说，“小猫可有趣呢。”“可我不想要她了。”她说。所以我将她转给了麦克·穆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穆菲养动物的实践才刚刚起步，休息室还没有像现在一样布满那些渴望被收养的猫儿和小猫照片。“她真是漂亮的猫，我可以给她一个家。”他说，“但是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否则我的家会被流浪猫淹没的。”杰克没有通过兽医检测，可我还是留下了他，我是这样跟迈克尔说的：“他是个绝症患者，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很久的。”可杰克还是跟我们一起呆了很多年，迈克尔一遍遍重复着“他是个绝症患者”的故事，然后指出杰克与我们依然呆在一块儿的事实。“而且，”迈克尔补充道，“他还有皮垢！”

“杰克很会照顾别人，一声叹息、一次呻吟，或是一声嘶叫是他出现前的暗示，随后他可能会从房子的任何地方闪出来，用大大的脑袋抵着你。如果你躺着，他会从你身体的一边挪到另一边，大声地喵喵叫，用爪子不停地碰你的胳膊。当迈克尔从癌症中心回来的时候，杰克状况正佳。‘把他从我身边挪走，’迈克尔嘀咕道，‘他恨我，他一直恨我，他准备坐到我脑袋之上把我憋死，把他弄走！’

“杰克很黏我。他会靠着我的身体睡觉，在迈克尔出去的时候，则贴着我的背睡觉，独自占有我。外出的时候，他会像狗一样走在我的身边。他长得肥胖无比，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可以爬上干草垛，却爬不下来，所以我们用木板栅栏当做他下来的通道。迈克尔说你总能辨认出柯达家的猫——它们有着小小的脑袋和大大的身体。杰克的身体最后终于撑不住了。我为此哭了好几天。

“麦克塔维什先生（也以‘麦克 T 先生’、‘麦克蒂基’或‘暴徒’闻名）在某个冬天的早晨出现在我们的车道上。或许有人把他从轿车或卡车上倾倒下来，或许像阿飞那样，他的主人搬家的时候把他留在了原址或附近的某个地方。他是一只黑白相间的短毛猫，有着大大的黄色眼睛，可以肯定是一只成年的公猫。他来来去去的——有时几周都见不找他的影子。只要他到这里，我就会喂他。可他越长越瘦。无疑，跳蚤、蠕虫和小虫折磨着他。他的眼睛流着脓水，他的皮毛暗淡无光。随后，在六月的一个傍晚，他出现了，我让他进了厨房，给了他一顿大餐。迈克尔——和其他猫——豹眼圆睁。‘你不能把他带进来，’迈克尔说，‘真是疯了。你不能把我们的猫暴露给他，还有我，我怎么办？他会携带着……’

“‘任何东西，’我说，‘不过仅仅呆一会会儿。我们会让他在车库过夜，早上就把他给麦克·穆菲。’

“前三个礼拜，他住在洗衣机和甩干机后面，吃得很少，浑身上下臭烘烘的。我们那时的看门人不喜欢他，可她很快就离开了。最终，他从用具后面的隐藏洞穴中出来了，开始大快朵颐，他的皮毛吹涨起来，横里长竖里也长。可麦克 T 没有朋友，特别跟杰克和芒西不睦，它们都恨麦克 T。‘他是个暴徒。’迈克尔说。不到黑灯瞎火的，他不会有外出的念头，就像一个吸血鬼，突然出现在前门屋檐底下，或是在卧室窗前凝视着什么。‘他可以在外面呆上一整夜。’迈克尔会这样说，‘对他来说这可不错，使他的毛皮焕然一新。像杰克那样把所有时间耗在屋子里他会生出皮垢的。’不用说，他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了几年，麦克 T 很容易就在猫秩序中抵达了杰克的位置，因为杰克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麦克塔维什开始成为主导者。在后来的几年里，麦克塔维什的生活中出现了爱情，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旦它们都增加了分量，杰克和麦克塔维什个头都变得比芒西大了，不过，在被阉割的公猫身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它们总的来说非常爱好和平，愿竟让世界没有麻烦与争斗。杰克至少对于玛格丽特充

满深情，就他的尺寸和分量来说，要接近玛格丽特轻而易举，可他不愿意打斗，虽然他的身子板常常让他必需这么做。事实上，他的样子比他实际所是怕人得多，一个有着好脾气的麦克·泰森。

在麦克 T 先生到来之前，杰克一直是屋子里的唯一公猫，他活脱脱像一只雄狮，希望得到照顾和所有女士的拥戴。总的来说，这个期望实现了。因为身躯庞大样子尊贵，他总是能够靠近最舒服的椅子、最松软的靠垫、离玛格丽特最近的位置，他希望在那里美美地睡个好觉，不被打扰。他的生活习惯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睡眠。一晚上的好觉，然后吃早餐，然后再在温暖的地方睡上很长时间，这就是他所认为值得一过的生活。虽然他携带着猫科的艾滋病，他的胃口却相当好，总是在增重——唯一可以来描述他的词语是“富态”。他短短的山羊胡须、长长的腮边胡须，他的表情，所有一切结合在一块儿，给了他某种狠毒的外观，事实上这是骗人的——事态严重了，尽管有着惊人的尺寸，杰克却只对自己的安逸以及与玛格丽特的关系有兴趣。除此之外，任何事情在他看来都是屈尊。他并不仔细琢磨细节，也不让琐碎的事儿烦到他。在晚上，你会听到他在床上大声地喘息和呼吸，在断定迈克尔睡熟了之后，他会无情地移到枕头上，

试图睡在我们之间，并且尽可能地靠近玛格丽特的脸。除了对仔细的理毛总会抱以轻蔑之外，杰克没有其他坏习惯。

当然，人们不禁会注意到我们从只拥有一只猫的夫妇变成了拥有四只猫的夫妇（仅仅只计住在家里的那些猫），而且目前还在无止境地增加。森林和田野里充满着活生生的猫儿，几乎没有一个礼拜没有新的访客在晚上来到门廊之下，它们都巴望我们喂。可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爱猫的邻居林恩家的程度，他们成天地买小猫窝，成堆地买猫食，不过，四只猫已经很多了，特别是当它们全都聚在一间屋子里时，或者是到了要喂它们的时候。在早上，只要一只猫儿醒了过来，你就可以在每个方向都看见成对的尖尖的、三角耳朵。猫儿一会就会全醒过来，并且思量早饭，随后，清洗它们的屎盆就会从一件小事变成一件大事。

喂它们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特别是在它们并不真正饥饿的时候，更不用说还养成了对于某个牌子或某种食物的偏好——就像所有猫一样，它们是挑剔的。它们常常改变对于食物的想法——往往是在你买了一大堆它们以前喜欢的罐装猫食之后。

有关猫的一件奇事——另一桩奇事是它们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类——是这样的：在野外的时候，猫会吃它

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它们会自己去猎杀来求活，不论是青蛙、蛇类还是小鸟或啮齿动物。可一旦它们进了家门，或是从动物保护机构那里一天领受两顿大餐后，猫就变成了吹毛求疵的美食家，仿佛一下子从吃不能饱者转变成一位在餐厅或通宵饭馆里的挑剔顾客。你或许会推想在得到款待时它们会感到高兴，就像《雾都孤儿》里在教区贫民窟里的孩子，不过这样低估了猫的恢复能力和极强的个性。是的，它们仍旧在挨饿（渴望得到满足），只要你在门廊上摆一碟子任何种类老掉牙的食物，它们都会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连残渣也不放过。不过，一旦它们进了屋子，却会对不喜欢的东西嗤之以鼻，从自己的盘子面前走开，碰都不碰一下。

想想看吧！为什么一只猫会几个礼拜非常喜欢吃“奇幻盛宴”的鳟鱼片——事实上是不再碰任何其他食物——突然间却会决定不再碰鳟鱼片，甚至看也不想看了？猫挑剔的口味让猫食生产商发了财，不用怀疑，还会让他们发下去。就像每个猫主人所知道的，说“哦，他有好吃的或是饥饿的时候会吃的”是一种错觉。一旦一只猫对某些东西嗤之以鼻，它就不会改变自己的念头。它会（将会）静坐在那儿，直到冰封地狱（指永远跟你僵持下去），或直到你让步为止（这是很快就会发

生的事儿，猫有种让主人产生负罪感的能力）。

当然，在我们的猫中没有一只真会感到饥饿，即使是在用餐时间也不会，因为我们在屋子里总会摆上三碗装得满满的干猫粮，这样，我们的猫就不会短缺两餐之间的小点心了。不用说，每种混合干粮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对清洁它们的牙齿有好处，或是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或是特别为上了年纪的猫准备的，或是防止它们泌尿管道出现问题。显然猫儿们并不懂得这些，它们不会阅读袋子上的标签。有些特别挑剔的家伙会用爪子把喜欢的种类扒出来，却将其他的撒了一地。不过，尽管它们从来不停口，事实上食物总能起到某种放松的效果，虽说在晚餐时间仍然无法避免它们像女妖精一样尖叫。

已经说过，杰克既不是个挑剔的吃客也不是个有鉴别力的食者。他吃东西很慢——或许是因为牙齿上的问题——严肃而坚定地吃着。不论给他什么，他都像在祈祷者大会上显示出尊严，干干净净地吃光盘子里的东西。有些猫在吃东西的时候容易分心，可杰克不会——吃饭的时间到了，他就专注地吃。吃完之后，他喜欢睡个觉，这样有益于消化。毫不奇怪，这样他会长得很胖。对于这样庞大的身躯来说，他的尾巴显得太短小了，而且他走路时总是采取某种胖子所

习惯的步态。慢慢地，尊贵而典雅——在某些年代里肥胖并不是种污点，也不会携带任何羞愧。事实上，他跟晚年的奥尔森·威尔斯像极了，甚至是外表也一样，有些多疑，有点可怕。

虽然杰克是个“绝症患者”，可死亡并不在他的议事日程上，所以当他倒下时，我们都很诧异。我们尝试了许多种治疗方法，可是效果都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最后，他不得不去见兽医，没有现实目的的注射让人感到残酷。倒不是说杰克没有自己的斯多葛主义。某一天晚上，他试图走到后门，鲜血一直从嘴巴里滴下，那真是令人伤心的景象，我们不得不用毛巾裹住他冲到二十四小时动物急救诊所，而鲜血正从他嘴里静静地淌下。结果证明他只是崩掉了一颗牙齿。不过他面对牙医的时候要比自己的主人更加沉着，最后看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虽然急救诊所的兽医惊异地表示杰克吃了生牛肉！有些猫去见兽医总要打得天昏地暗，可杰克不会。相反，他倾向于妥协，就像在警察手里的受保护者；另一方面，他很明显不喜欢这一经历，毫无疑问，假使他知道了他的病症是多么没有希望，他或许会喜欢这一经历。

杰克的死最终源自某种以外。他从没有真正想过要为猫老大的地位而打斗，更多的时候是他庞大的身

躯和玛格丽特对他的偏爱使之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女士们对他产生不了什么威胁，他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惹火她们。虽然麦克T先生妒火中烧，不时用狭长的黄眼睛盯着杰克，但是他也没有真正地挑战屋子里另一只仅有的公猫。然而，杰克的力量渐渐日薄西山，愈来愈消瘦，愈来愈无精打采，而麦克T先生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他越来越抑制不住取代杰克地位的渴望。麦克T先生开始挤撞推搡杰克，一直发展到有一天，他谋划袭击那只庞大的灰猫，切断了后者的一只爪子，鲜血如注！杰克不得不被送到兽医那儿，不过在麦克 T 手里落下的溃败和伤痛似乎剥夺了杰克求生的意志。最后，在他免疫系统崩溃时，他就这么简单地放弃了。

玛格丽特补充道："猫的撕咬和抓挠对于人类来说同样是要命的。我记得有一天清早在我吃早饭的时候，奎因跳上了桌面，我正要把她抱下去，她突然咬了我的手指。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只是用水清洗了下，贴上一张邦迪，不过下午晚些时候，伤口开始跳动并且肿大起来。于是我开车到了波基普希的瓦塞尔兄弟医院，我当然在急诊室等了很长时间，这也是许多人能不去就不去那儿的原因。最终必要的手续终于办完了，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小卧室里。一个相当年

轻的实习医生拿着我的病历，说他注意到了我对青霉素过敏。‘过敏到何种程度？’他问道。‘试一试就会死。’我说。他叹了口气：‘真是可惜，这可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了。’”

麦克 T 先生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代了杰克的位置——无疑这是他一直想要的东西——他变胖了，长得几乎跟可怜的杰克一样大，而且取代了杰克在玛格丽特床上的位置。

“国王死了。万岁国王！”就像人类社会一样，对猫来说，生命与传承总是有秩序地交替着。是否猫会感到悲伤，这当然很难说。它们当然会因朋友逝去倍感伤悲，虽然用人类的标准看来它们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也太快了些。不过对于玛格丽特来说，杰克的友谊长存，而无关于他的后继者们。

无论如何，现在是麦克 T 的时代了，他创造了这一时代。

7．恋爱中的麦克 T 先生

麦克 T 先生身上有着某种霸道的条纹，虽然屋子里的“女士们”照顾自己已经绰绰有余，不过没有一位

认为自己可以敌得过麦克 T 先生。似乎它们与他团结一致的事儿从不可能发生——团队合作对于大猫来说可不是一个概念。阿飞不畏惧他，或是任何其他猫——她只是把住自己的地盘，嚎叫着将自己身子鼓胀成一个毛发直竖的黑色毛球，这样一来别人就要考虑考虑是否可以碰她了。可芒西却错误地显示出了某种畏惧之色。

麦克 T 先生并不想找麻烦——他只是想过自己的日子，不要别人来干涉——床上最好的位置（最靠近玛格丽特）、晚餐时间奉上的第一盘食物、玛格丽特的膝盖，还有就是能够在午饭时舔吃她的盘子，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东西。阿飞和芒西都没有表示出将自己看做麦克 T 先生后宫夫人的想法，即使他已经处在了需要夫人的位置。总的来说，它们都善于摆脱他，尤其是芒西。

以麦克 T 的观点看来，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生活，不过就跟人一样，对于猫来说，世事变幻。总会有新来者、新的母猫，一切都随某只具备少见的镇静的母猫而开始了，她第一次出现时就不大像只流浪猫。

玛格丽特回忆道，不像大多数的流浪猫——它们总会在接近或离开之间犹豫不决，她的到来可没有看上去的那样偶然。“我所知道的凯特·卡特是由两个住

在隔壁的谷仓工人带给我们的。她可能在工人的屋子里并不受欢迎，它们很快就想到我对待猫儿的温柔。真是令人诧异，某一天早上当我到了谷仓时，莱罗伊说：‘看，一只新来的小猫，她算来对了地方。你觉得迈克尔会说什么？’我说：‘你完全知道迈克尔会说什么，上个礼拜胡安所说的那只猫从烟囱滑下，你不是说她已经在你的花园里徘徊了好久了么？’”

“莱罗伊开始向我示弱了，他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又把它戴上，眼光停留在某个地方，这是某种并不诚实的征兆。胡安出现了，说道：‘她就是那只从烟囱下来的小猫，在屋子上蹿下跳，我们喜欢她，可她并没有留下来。’

“莱罗伊看了他一眼，走开了。‘该死的，莱罗伊，’我说，‘你知道的，我们不再需要猫了。’他还是走着。凯特·卡特和我对望着。她非常漂亮，无疑非常富有女性气质，是一只橘黄色、灰土色和白色相间的猫。我走进屋子，她就跟在后面。她直接走了进来。”

“对于一只猫来说，她在判断距离上有过一段困难时期。她总是从某个点跃起却从不能如我所愿，或像她所计划的那样安全着陆。”

瓷器、书籍、照片和小小的艺术品都在空中飞

舞，花儿从花瓶中掉出来，躺在了地板上的水塘里。“她需要某种平衡器。”迈克尔说，可她依旧我行我素，把成打的碟片从架子上拨弄下来，浴室架子上的瓶瓶罐罐也被她弄得全碎倒在地上。尽管这样，迈克尔却很喜欢她，甚至忽略了这个事实：有一天我们发现她将屋子里所有灯罩边缘一个不落地当了牙祭。“那些灯罩可相当昂贵，是我们从圣达菲买回来的。”我说。

“‘她并没带来什么危害，她可是漂亮的猫。’他回答道，随身把她抱起，放在他的膝盖上。然而她却很强硬，总是用力击打迈克尔，挠他。迈克尔也开始以擦拭着碘酒的手指和胳膊示人了。她从来不呜呜叫，有着一副易怒的样子。她会跟所有新来者打架，而兽医们总是乐于看到她离开检查房。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放慢了速度，我们室内环境的损失也少了些，不过在早上我总是乐于看到她那副等候着被放出去的样子——虽然那会给我们和其他猫儿又造成新的破坏。”

凯特·卡特的确很漂亮，充满着奇怪而可爱的习惯——比如说，她蔑视水碗，却喜欢从水龙头上喝水。她总是躲藏在厨房靠近冷水龙头的台面上，碰碰你的手，让你为她打开水龙头。不幸的是，她大部分情况

下是伸出爪子来敲你，所以如果你不快点满足她的话，你就得奔上楼去擦拭碘酒，贴上邦迪了。最后证明我们必须得在厨房碗橱里存上一大瓶碘酒和一大盒邦迪创可贴。她曾经用爪子猛击迈克尔，刮下他的眼镜，带着碎片满厨房跑，不过最能使他满意的是在你的腕关节上弄上个十字伤口，让你几个小时流血不止，搞得你好像自杀未遂一般。她还有一种躲藏在角落缝隙里，在你走过时给你突然一抓的习惯。除了当她爪子接触到你皮肤的那一刻，她都有足够的魅力使这些习惯显得相当可爱。

麦克 T 先生通情达理地给了她一个宽敞的床铺——他并非没有注意到凯特·卡特不是一只可以轻易发生交火的猫。就算是处在安静状态，她的样子也是富有威胁性的。不必诧异，她很快就有了“柯达家猫”的样子，也就是说，大身子小脑袋。受她迫害的对象之一是蒂兹·薇兹，经历了漫长的把戏和诱骗之后，这只猫最终在工具房安了家。

玛格丽特就像对待至宝般给蒂兹·薇兹理毛（从字面上说），称她为“几乎持续了两年时间的一个成功的故事”。

“她出现时正住在地下的阴沟里，并继续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在一场暴风雪之后，我们很为她担惊

受怕，她住处的出口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我们可以听见从深深的底部发出的哭叫声音。她可能是凯特·卡特的妈妈或姐姐，因为她们简直一模一样。我在遇见她的第一个冬天可谓花了大功夫，一开始就留食物给她。渐渐地，她开始出现在谷仓了。可你还是不能靠近她，她会撕咬和拍打我们所有人的。我们还是在干草垛里放了个漂亮的盒子，里面装着一碗干粮和一碗水，直到春天天气变暖前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她变得瘦了。一天晚上，我坐在外面的移动台阶上，她加入了进来，蹭着我的背部。我伸出手碰了碰她，她立即跳开了。于是我拿了一个小小的发刷给她。过了许久，她开始在发刷上摩擦自己。这把梳子是个转折点。渐渐地，她让我碰她了，还可以把她抱起来，不过直到今日，任何别的人都无法碰她。十九个月之后，她决定穿过我们为她安装的猫门进驻马具房。现在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坐在布满阳光的窗子底下，并不为我们所有人的来来往往而烦恼。一天，正当我们在马具房吃达金·多纳特牌点心的时候，迈克尔说道：‘她看起来似乎要进屋，不过这样就得有一只猫离开屋子，得住到谷仓去——我投麦克塔维什一票。’”

可怜的麦克T先生！不用说，这一建议表明他得

默默地离开屋子，可她现在与三只强壮的母猫住在一起，它们中没有一个会忍受他的废话。他处心积虑地取代了可怜的杰克，虽然他体形很大又有着怕人的外表，但是除了看见玛格丽特外，他走路时还是特别小心。然而他的生活注定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它以一种无法预料的 5 月／9 月浪漫故事的形式出现，这证明了，不论是猫还是人，没有能对爱情免疫。

玛格丽特："鲁比 9/11 是唯一一只不带着绷带进入我们生活的猫。在靠近我们附仓附近的小池塘周围的野草丛里，我们发现了她。我们在附仓里存储降落伞、干草和其他装备，附仓就在我们邻居比尔和丽莎家附近，他们就住在我们许多年前发现被遗弃的阿飞那里。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是否遗失了一只猫，我们说没有。第二天早上，我开车路过他们家的时候，比尔抱着她走出了茂密的草丛。'漂亮的小东西，不是么？'他问道。她有一张压缩得小小的脸蛋，大大的耳朵和瘦长的腿。通体几乎都是黑色的，夹带着一些暗橘黄色和白色。她太瘦了，太小了。好年幼的一只猫哦，我想知道她是独自一个还是有其他同伴。'你在谷仓里放上一罐子食物和一点水，'我对比尔说，'我一会就回来。'过了一会，我带来了一些猫的生活必需品——一个漂亮的篮子，里面装上了一条毛巾、一

对猫玩具和一把刷子。可她走了。

“我想，这同样很难向迈克尔解释清楚，虽然她本可以在那里住下来，变成一只附仓猫儿。我重新找回了我的猫儿，那个时候，她正从某个野草丛中走出来，开始攀爬我的喇叭裤。我把她抱了起来，感觉是抱着裹着一把骨头的一张皮——她几乎没有什么分量。我把她带到了谷仓，放下了她。她还没有我的拳头宽。她再次爬上了我的腿，这一次她想蹿到我的脖子上，大声地叫着。第二天到家之后，我带着她去看了兽医。‘今天我找到了一只小猫，’我在吃晚餐时告诉了迈克尔，‘她准备住在附仓里。’‘真的么？住多长时间？’‘那里将是她的家。’我说。

“这次拜访相当奏效，她身上不再有虱子了。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每天我们开车路过附仓的时候，这个小东西总是会坐在门口。星期天早上，一场暴风雨降临了。我想，这可不行，我们开车过去，把她和她的家什带回了家里。‘她的名字叫鲁比 9／11，’我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日子。’‘可我们的屋子里已经有四只猫了，外面还有两只。’麦克说。‘可她在外面会扛不住的，她可是只小猫，其他的猫会杀死她的。’刚刚经受了凯特·卡特的抓挠之后，迈克尔正在往手上擦碘酒。

“结果是，阿飞和芒西只是简单好奇，凯特·卡特还是像往常一样富有敌意，可鲁比很聪明又会奉承，她得到了一个宽敞的床铺。然而，麦克塔维什陷入了爱河。他怎会如此幸运？他一定在想这个问题。它们一起玩耍，互相给对方梳理毛发，它们在同一个碗里吃饭，它们蜷缩在一块，一起睡觉，互相搭住对方的前腿。这真是一场五月／九月的浪漫故事。‘别让猫再增加了，绝对不要再增加了。’迈克尔哭喊道，‘你有没有看见它们对浴室墙纸的所作所为？还有餐厅里的椅子？绿色的天鹅绒扶手椅？那些地毯？我是说，如果托姆·冯·布劳现在看见了这幢屋子，他会觉得合适的。’”

鲁比长大了。不像其他猫儿，她并没有增加很多分量，或许是因为她就像一只小猫那样好动吧。她会在每天早上闹醒我们：当她从家具的一角毫无目的地跳到另一边时，将瓶瓶罐罐碰碎了一地。她特别能跳，她所经之路留下一条毁灭的痕迹。她也喜欢以玩耍玩具来开始每一个早晨，破晓之前就闹腾个不停。她把玩具散在磨光的松木地板上，发出巨大的噪音，然后把它们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一旦光亮从窗外透了过来，就算是极其微弱，睡觉对于鲁比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了。

另一方面，在安静的时候，她喜欢用爪子挂在麦克 T 先生的脖子上，轻轻地摇晃受惊的麦克 T，还温柔地替他理毛。在她手里，有着怕人手段的麦克 T 先生，通过折磨时日不多的可怜的老杰克而取得至高地位的麦克 T，变成了一只新的温文尔雅的猫。

将他的转型看做某个故事的完美结尾是件乐事——爱情征服了一切，甚至麦克塔维什也陷入其中——若没有麦克 T 先生像杰克一样变得老而孱弱的事实。他丧失了自己的好胃口，失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块头，走路时摇摇摆摆，最终失去了对于后腿的控制，所以他强迫着使用前腿来推动前行，在身后拖着那条后腿。一旦他跌倒，常常很难再靠自己爬起来。他得了糖尿病。谁知道呢？芒西、阿飞和凯特·卡特可能会和他结成一伙，可鲁比会尽忠守职地保护他，她总是守在他身边，照顾他。那个时候，她已经几乎完全长大，也成了一只体型颇大的猫儿，可显得很瘦长。她尽其心力使麦克 T 先生过得舒服。直到他最后的日子，那是令人悲伤的一天，兽医过来处理玛格丽特最钟爱的马密苏里——他几乎三十岁了，玛格丽特拥有他已经二十五年了。在所有马儿里，他是她的最爱，可年龄和疾病最终捕获了他，——兽医也同意同时关照一下厨房里的麦克塔维什，免去了他会见

兽医的工夫。从而，他可以安静地在自己家里离开人世，而两个一直深爱着他的存在，鲁比和玛格丽特围绕在他身边。

他和密苏里埋葬在了一起，和楚特尼和杰克的骨灰呆在了一起，它们都被装在一个独立的派屈西恩袋子里，墓地在草地尽头与森林相接处，从厨房窗子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玛格丽特心碎了，可她感到这是她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至于鲁比，虽然她失去了生命中（直至今日）最重要的爱情，不过以猫的方式来说，她并没有太悲伤，也没有丧失胃口，看起来她没有若有所失，悲悼不已。直至今日，她仍然喜欢躺在卧室的桃红色躺椅上（上面有着一层保护性的毛巾，那可是托姆·冯·布劳最值钱的织物），那里是她和时日不多的麦克T先生拥抱的地方，或许她记得他，或许那里留驻着某种家庭的气味。

毕竟，你从来不知道猫的脑袋里在想些什么。

不过，麦克塔维什的确以自己的方式让生活获得了一个快乐的结局——他找到了一个美满的家，而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找到了爱情。

对于猫或者人来说，这都是不错的生活方式。

8．图西入住

总会有另一只猫在等候着。

当可怜的麦克麦克塔维什还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他偶尔会向“图书馆”的窗外张望（现在，因为托姆搬去了托斯卡纳，我们又将它变成了“看电视间”），看到夜色中有一个白影在小小的门廊上一闪而过。

这就是我们三只驻外猫中的一只，他充满了野性，还十分害羞。其中一只橘黄色的猫已经在这里徘徊多年了。玛格丽特有心将他逮住，可她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无法接近他，更别说碰他了。每次在他消失了一个星期左右时，我便会想他大概已经死了，可他总是会再次现身。他是只大大的、毛色呈鲜橙色，或者说生姜色——在英国我们这么称这种颜色。在冬日里，他看起来不错，蓬松鼓起的毛发给他的样子增加了分量。我定期在他的食物里添加打虫药——常常是加在为他煮好的鸡肉里面。在冬天，我们在餐厅门廊上造了扇门，也为他挖出了一扇小门，他很快就习惯了。有时他会蜷缩在整年为他准备的盒子里

面，或是躺在门垫上。可当我的手触碰到门把的那一刻，他立马就溜了。因此，我从来无法处理他携带而回的伤口，梳理他打成结的毛发，或是为他安上除虱领圈。在晚上，他没有等候在那儿，我叫唤他，砰地把他的盘子甩在门廊的石头地板上。我希望他能在食物冷了之前出现，或者等到暖和的月份里，浑身沾满了苍蝇和蚂蚁现身。我一直等到他露面，才摆出水来，因为在冬天水凉得太快了。我摆水的时候，他会跑开，不过一会就又回来了。”

橙色代理人一直引诱着玛格丽特，在你认为他已经永远离开时，他又会回来，常常是正值晚餐时间，他会坐在靠近香草花园旁边的低矮园子里。他住在老旧的草棚/车库里面，玛格丽特在那儿存放割草机和其他设备。偶尔她会偷偷潜入去看她。

图西是一个后来者，玛格丽特形容她为：“非常野性。浑身纯白，有着一条印花布般的尾巴、淡淡的橙色耳朵，在每个眼睛上还有一个小点点。她住在穴状拖车仓里，我们在一个马拖车的后面放了一个暖和的篮子，每天都给她干粮。某天傍晚，我在麦克办公室的门廊上瞥到了她。在那儿我们也有只猫篮子，我在外面给她放上了汤食，希望她不久以后就开吃。有些晚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她，可她只要一看到我或迈

克尔，就马上跑开了。我说‘她’，是因为白猫常常是母的，不过这次大概我犯了个错。”

然而，玛格丽特没有错，结果证明，图西不像橙色代理人，一旦大门向她敞开，她就义无反顾地迈进了屋子。图西晃了晃身子，四周瞅了瞅，然后决定留下。一开始，她先后住过保存玛格丽特“战利品”的房间（翼屋），那里面挂着色带和银色的奖章，然后是图书馆、迈克尔的办公室、小厨房、由陡峭盘旋的 18 世纪阶梯引导的玛格丽特的办公室，最后是浴室。早在 19 世纪，一幢相距四分之一英里远的独立房屋被原样运送了过来，然后被绑系在一幢更大的房子上，这大概是为了应付家庭人口的增加。一扇门如今将附加屋子与原来屋子的走廊连接了起来，这样便形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两层套房，里面的宽条 18 世纪地板与屋子的其他层迥然相异。奇怪的、颇具危险性的阶梯，低矮的天花板……恐怕你很难推想它们的样子。图西的屎尿盆在迈克尔办公室外面的小厨房里，让他惊恐的是，屋子里竟然有三个这样的盆子（我们邻居林恩家曾经有过二十八个），她的食碗和水碗在壁炉旁边，被搁在一个托盘之上。通常的想法是某些爱猫的朋友会收养图西，或是图西会天衣无缝地融进我们的家庭。这恐怕并不错。

图西很快就适应了屋内的生活，将所有房间都看做是自己的，有时似乎没有注意到屋子里还存在其他猫的事实，而后者似乎也不很确定她的存在。玛格丽特希望她呆在屋子里直到暖和起来为止，事实上是，她根本就没有穿过门槛、走到走廊上的企图，也压根不想到屋子的其他地方去。当其他猫都清楚地知道她的存在时，也不想穿行到图西的地盘去。

这样就产生了某种类似于墨西哥式冷淡的东西。一开始我们关上到走廊的那扇门，它就像贝鲁特著名的绿线，或是柏林墙、或是西海岸的以色列防御工事。那门仿佛是不可穿过的障碍，我们最终再也没有耐心关门了，就算门开着，图西和其他猫也不会跨过门槛半步。图西没有兴趣探索屋子的其他部分——明显对于会见其他猫更没有兴趣。至于其他猫，它们就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从未想过进入图书馆，或是穿过迈克尔的办公室、攀上楼梯到玛格丽特那儿，即使前面几个地方都是它们以前最喜欢的场所。

图西最喜欢的地方是图书馆／电视间，喜欢坐在托姆・冯・布劳最昂贵的装饰精美的躺椅上——上面盖着带玫瑰花的白色印花布。在那儿，她会向窗外张望，或是转过脑袋观察门口，她占据高地，以免其他猫从大厅进入战利品陈列室。图西没有再次外出的欲望

了，若是通向她曾经避难的门廊的门稍稍打开一条缝，她便会感到无比焦躁。显然，她已经没有一丁点走离自己屎尿盆和喝水碗的想法了，哪怕是偶尔走远那么一点。她最喜欢的事是吃晚饭和看电视——她满足于坐在沙发顶上，就在我们的头上。或是在麦克膝盖上休息。有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不在电视房吃晚餐，她就会大声咆哮、抱怨，对于自己的生活规律被打破而感到恼怒，为被剥夺了人类朋友而愤恨不已。

偶尔，图西的猫姐妹、无畏而富有侵略性的芒西会强行进入图书馆，这常常制造了打斗。由于它们都是白猫，一阵白色风暴旋即刮起。图西会在早餐时间走出自己的地盘，坐在门廊里，离门有那么一两步路，凄凉地嚎叫着，以此让我们不要忘了给她提供“房间服务”。不过芒西总会先确定好她的撤退路线。有那么一两次，为了打破坚冰，我们将图西带上了楼，尽管她又是悲鸣又是呻吟，我们还是把她掷到了床上，她会在那儿欢快地呆上一小会儿（无疑她会认为，“这就是生活！”），直到感觉到其他猫出现在周围，然后，图西会选择一个其他猫的注意力即将落到自己身上的时机，跳下床，一溜烟地跑下楼去，蹿回自己的寓所。

理解以下一点很重要，猫儿很快就会形成对于房间里某些地点或位置的领土权，这对它们来说意义重大。一个新来者，即使他怀着世界上最美好的意愿，也只会颠覆已存在的安排，带来混乱，这就像一个新客人住客栈，却坐在了“别人”的椅子上。以我们的猫儿为例，卧室就如下一页所描绘的那样，被有效地划分成了确定的地点——阿飞呆在窗子下的篮子里；鲁比在电视分线盒的顶上，那儿以前是凯特·卡特的地方，后来她把它让给了鲁比；凯特·卡特呆在洗衣篮里，那儿曾经是芒西的位置，后者把它交易给了凯特·卡特；芒西自己则占据着床，尽可能地靠近枕头。

这些位置的确定可花费了一番周折，有过争端与不满。当然，死亡会腾出某些位置——杰克和麦克塔维什已经占据了自己喜爱的地点，以老资格、大块头和某种男性的尊贵牢牢地占据着它们的位置。

精心挑选的地点，比如说窗子下的篮子是所有猫都眼红的地点，可只有到了麦克塔维什死了之后，阿飞方才感到可以自由地占据这个位置。在凯特·卡特自己放弃了将分线盒作为打盹或是睡觉的地方（这地方很高，无疑是令人惬意的电热设备）之前，将那里占为己有对鲁比这个新来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且这里对于其他猫来讲有些不可企及，因为太高，所以需

要高高跃起才可到达——事实上，只有凯特·卡特和鲁比这样的善跃者才能占有之。

《生来就是自由的》里的艾尔莎惹人爱——每一个人如果领悟自己注定要死，就不会在临终之前留下太多的眼泪——人们也当真认为狮子事实上是，或应该是“生来就自由的”。可就像所有或大或小的猫科动物成员一样，狮子为确定的社会责任所控制，它们的态度相当严肃认真，必要的时候，不惜采取极端的暴力。猫科动物出生于一个类似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规则森严的世界里，相互间的社会责任对于它们来说意味深长。根本就谈不上“生来就自由”。猫生于一个苛求良多、规则横布的世界里，一大串“可以”和“不可以”滋养着它们。毋庸置疑，由母猫传递给了小猫，往往用锐利的一巴掌让后者知道要长点记性。我们喜欢将动物看做是“自由的”，而人类似乎并未获得此种自由。不过，拥有猫的好处之一就是具有某种感知能力，它能将其他物种的生活看得与我们人类的生活一样复杂，而且让人看到了动物具有在复杂情境中选出“最适合做的事情”的需要，特别是在那些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十分棘手的情境下。猫猫并没有艾米莉·波斯特的对等物来指导它们，不过礼节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对于它们来说关系重大，一点也不逊色于波斯特夫

人所想所行。猫儿会花去大量时间来寻找自己到底属于哪里，并找寻带有利害关系的猫科合宜礼节。这跟我们有点儿像，你大概会这样说吧?

无论如何，其他猫儿对于图西的敌意并非是因为她在楼上这件事本身，而是她到底应该呆在哪儿——这是个真正的房产问题——对于图西来说，难点在于要避免走错路、或是举止失礼，这会冒犯到其他猫，激起地盘争斗。那样的话，图西会发现处在以一敌四的境地中，其结果可不难预想。

任何住宿在中学、大学或服兵役的人常常会承认，当一个新来者进入某个椅子、床铺、浴室或衣橱都已分配好的房间时，总会遭遇到困难。图西选择了床——哦，她实际上并没有选择它，是我们把她扔到了床上——芒西和凯特·卡特都感到很沮丧，它们都长期渴望获得“上床特权”，于是对于图西的敌意升级，虽然仅仅是沉默的敌视，但已经足以将图西赶跑了。

出于天性，猫喜欢在它们习惯的地方做事情。在厨房里，猫儿们吃饭时要有固定的地方，特别是吃晚餐时要求有氛围。凯特·卡特在水槽右边、靠近烤面包机的厨房台面上吃饭。阿飞在冰箱前面的地板上用餐，芒西或是在厨房台面上吃，那里和凯特·卡特隔着一个水槽，或是在厨房的桌子上吃。鲁比作为新来

者和慢食客，选择了地板，离阿飞尽可能远些，因为阿飞吃东西的速度极快，所以她老是会抓住鲁比，把后者一把推开，开始享用第二餐。当然，图西享受到了房间待遇。任何改变都不受欢迎，谁第一个得到喂养的秩序几乎就是神圣的。

最后，芒西和图西之间尝试着取得了和平——它们偶尔会分享电视房里的沙发，那儿对于其他猫来说可是禁止进入的。它们的白毛盖满了我们价格不菲的家具，可它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对方，互相防备。它们面对面坐在大沙发的两端，完全不动，就像两只白色的小斯芬克斯，等待着对方先移动。

在用餐的时候，图西就成为了一团织物。她没有一丁点儿兴趣向远处张望——她从来不朝餐厅或是厨房看，只是占据着自己的盘子，与自己的猫便盆呆在一块儿，这就像某些神秘的旅客从来不离开豪华轮船或东方快车的包厢一样，在那里吃饭，从来不跟其他乘客混在一起。事实上，她有些贵妇人脾性，在每只眼睛上面还有这么一小点，每天要睡上二十四小时。

虽然猫是一只只地来，可玛格丽特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新的猫。

“上个秋天，在跟马儿厮混了一个漫长的季节后，我的谷仓经理托比和我决定去波基普希市民中心的猫

展瞅瞅。我们都觉得这会很有意思。我特别想在那里看到一些异国的种，因为我自己很少去寻找猫儿，都是猫儿自己跑上门来。

“在走廊里上上下下、花费了我们不少脚劲，各种各样的猫儿惹得我们不断惊呼，我们还跟它们不停握手。最后，我们下到了一个各种各样的收养代理人呆的地方。多大的错误啊！特别是在我连续失去了麦克T先生和芒西之后，我变得特别脆弱。一只小猫、一对小猫、一个猫儿家庭、老迈的、轻佻的……我跟托比说：‘我们家有这只小猫呆的地方，或许这两只都有。’她雷厉风行地去了附属区域办手续。当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抱着两只黑白相间、八周大的小猫兄妹了，她把它们放到了一边，当我还想看看它们的时候，她说：‘不要指望迈克尔会喜欢这个。好，我们就在这里收手吧。’

“我填好了表格，回答好了所有关于收养的问题。告诉每个对这两只可爱的小猫，纠缠在一起的小绒球有意的人：‘它们是我的。我已经给它们起了名字，一个叫波恩，一个叫克莱德。’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我们到了收养付费台的时候，我直接抽出了信用卡，可听到只收现金或私人支票时，我顿时木然了。这个时候，我听到托比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有现

金。’——真是一种解脱———小猫钻进了某个代理人的运输箱里。它们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精神振奋了。有人问我是否敲锣。‘当每只猫儿或小猫被收养时我们都要敲一下锣，’他们告诉我，‘你可以敲两次！’当我敲响锣声的时候，大家都回过了头，为我鼓掌并欢呼。

“我们到了车道，迈克尔正从家里出来，这个时候托比有点紧张，她丢下了我和猫盒子。‘嗨，猜猜是什么？’‘我已经猜到了。’迈克尔说。

“这个故事没有我所期望的快乐结局。波恩和克莱德在回家的路上变得越来越沉默，一俟它们走出箱子，一刻也不在厨房停留，不停地冲向屎尿盆，整夜不得消停。第二天早上，它们成为了兽医的第一位访客。很快，兽医发现他俩感染了某种很难摆脱的寄生虫，我不能让它们感染屋子里的其他猫儿。所以我打电话同意将两个小家伙从兽医院带回以前的猫儿孤儿院，在参加猫展之前，它们就呆在那里。”

可生活在继续，生活里涌入了各种各样的猫猫。就像所有的生活一样，糟糕的事情总会在突然间发生。就像玛格丽特说的：“我们从来对于突然的死亡没有准备。如果说是某种已存在的疾病，即将到来的外科手术，或是因年老而生命衰竭，我们都可以有一

段时间来习惯即将到来的悲剧，并做好相应的安排。

“然而，9 月下旬的一个周三中午，我和利比正坐在厨房里，胡安的老婆、那个管理屋子的女人德洛丽丝在前门喊我和芒西的名字。我们的谷仓工人劳伦站在门廊上，抱着芒西裹在汗衫里的尸体，有个陌生人站在她的身后。‘她突然试图穿行马路，正好撞在他的卡车前面。他什么都无法做，不是他的错。’德洛丽丝说道。‘不会是芒西，不会是芒西，’我不停地说道，‘我该怎么跟迈克尔说？她可是迈克尔的最爱。不会是芒西。在十年里，她从来没有穿过马路。滚，从这里滚开！’我对那个男人咆哮道，‘滚开！’

‘我带着包裹着汗衫的芒西在屋子里绕了一圈，带她重访了十年来她所知道的地方，我敲打着她的毛皮，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身体上。她还是有着同样好闻的气味，’我对利比说——利比跟着我在屋子里绕圈子，每次在我开始哭的时候就摩挲着我的背，‘这怎么会发生？这怎么会发生！’

“可它就是发生了。托比就在密苏里和麦克 T 先生旁边为她挖了一个小坟墓。那里没有标志，没有墓碑。这里不该是我们的动物的归属，那里没有需要。

“在任何地方我都带着它们，它们在我的心里。”

一次又一次地，玛格丽特失去了麦克 T 先生、杰克，或是奎因、楚特尼、可怜的欧文——他第一个将爪子踏进了屋子，更不用说那些匆匆而过的猫儿了，比如说，大脚，或是不幸的班博夫人。如果说，杰克能够坐在玛格丽特身边，或是喝茶时楚特尼会呆在她的膝盖上，那有多好啊。不过，我们现在还有五位猫女士，其中有一只还是猫中的布兰奇·迪布瓦，它们分享着一大间屋子，此外，屋外还有两只。

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猫多得是，不过对于许多猫人来说，很难丢下任何一只。

9．大西洋彼岸的猫

对于那些爱猫如命的人来说，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同类”可不是难事。这些朋友的帮助可不小。有时候大家互不熟悉，往往可以在喜欢猫这事儿上更疯狂一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加利福尼亚的索萨里托会有一个叫做基因救助和克隆的公司。只要花上五万美元，它就可以帮你克隆你的猫。可别嫌贵，听说顾客早已排成了长龙。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事儿在南加利福尼亚有着特殊的意义，那里是电影《苦恋》发生的地方，呢喃庄园就位于那儿，电影《落日大道》开始时的猩猩葬礼也发生在那片土地之上。不管这么说，那些情愿为所爱的宠物花上上千美金弄个有型葬礼的人，肯定会更愿意花这个钱去克隆个新的出来——如果你要真喜欢小塔菲，干吗不去弄个新的来？而且复制多少次都可以，只要你给得起钱。你可以给你的宠物一个永恒的生命——任何读过奥尔德斯·赫胥黎《夏去夏来天鹅死》的人都希望他再写些什么，可惜他死了。真是可怜的人，那个时候克隆还只是科幻小说的内容，特别是英国肚里有墨水的人都不会赞成这个。除了 H. G. 威尔斯，只要有机会，他必定渴望被克隆。

对于那些嫌克隆太贵的人来说，找个专门替宠物画像的画家也是个不错的考虑。这样，你就可以一直看着它的画像怀念它了。当然，也可以找个能够用青铜和大理石来复制你猫儿的雕塑家。事实上，有一位天才的猫肖像画家依旧健在，听说只需二十分钟就能为我们作画一幅，不过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带任何猫儿去过。托姆·冯·布劳却给我们买来了一个与真猫一样大小的青铜奎因，用来装她的骨灰。青铜像就在鸟食槽下面，不过显然吓到了小鸟们。虽然它只是一

只一般般的猫儿，并非忠实地复制出奎因的样子，尾巴上的毛要比奎因多，前腿也是这样。虽说如此，它还是相当可爱，虽然有那么点点昂贵。

很多年来，我们都和那些收养当地流浪猫的朋友保持着联系——迈克尔已退休的助手丽贝卡，我们的朋友迪克·奥尔普、特丽莎·奥（她收养了芒西的纯白小猫）。现在想领养猫的人越来越多，在遇见我们之后，有的被说服了，有的则直接对其中的一只一见钟情。甚至我们的某些朋友比我们还迷恋这些小东西。

就好比莱拉·利文斯顿，她是玛格丽特多年前的邻居。当然，那时的玛格丽特刚和本特搬进中央公园西区公寓（在拥有欧文之前）。坦白地说，也可能在更久以前，当我们还没如此爱猫之时，她已经是个猫人了。莱拉几乎还是个孩子，身材瘦小却意志坚定，玛格丽特的浴室水泵出了问题，弄得楼下洪水滔天，她却像脚扎了根，毫不后退，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抗洪救灾”。或许只有在纽约，这样的遭遇才会引出一段友谊，它的确引出了一段友谊。

后来，莱拉成了一个芭蕾舞演员，能够说流利的法语，光彩照人，而且是个称职的爱猫人。当迈克尔多年以后遇到她时，她对于法语的精通让他心生敬畏，他还折服于莱拉一大堆关于猫的趣闻轶事，诸如

某则关于马拉美的猫的轶事，[①]它的名字叫做布兰奇，喜欢坐在这位伟大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公寓里临窗而望，巡视大街上的芸芸众生。一个寒冷、悲惨的冬夜，一只身形邋遢、腹中空空的巷子猫抬起头，看到了圆胖、暖和、绒球似的布兰奇坐在窗边。这只巷子猫慢慢地爬近，说："猫同志，当你的兄弟姐妹们在街上忍饥挨饿时，你怎么能够作为一只宠物享受这样奢华的生活？"布兰奇皱了皱眉头，回答道："同志，不要怕，我只是假装马拉美的宠物猫而已。"

这则轶事可谓抓住了猫类世界观的要旨——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怀疑我们的猫猫是否仅仅在装乖？只要环境舒适，就假装做一只驯顺的家猫？——这则轶事也抓住了法国资产阶级对于曾经所谓"阶级斗争"的典型态度。他们对于下层阶级的苦难或多或少有那么点同情，不过首先要他们自己的舒适生活得到保护，在革命中不受无产阶级反对者的侵害。不理解这一社会机制——一次次地大声喊叫"我们总是站在你们一边！"仅仅是一种需要而已——回到 19 世纪中期的历史，法国政治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也仍旧

① 原注，此则故事还以某个稍微不同的形式在艾略特·韦恩伯格"轶事证明"中被引用，《接合》，2003 年。据作者说这则轶事的原作者是安德烈·马尔罗，他是小说家、艺术史家并做过戴高乐政府的艺术文化部长。

是困惑与不可理解的。

英国人谈到宠物时也产生了某种社会信息（不用说，这又是另一码事了）：“我是可佑区陛下的狗，请告诉我，先生，你是谁的狗？”这是某种势利的阶级意识清楚的展现，就刻在威尔斯王子之狗的金领圈上（不是查尔斯，而是乔治三世的哥哥，后来他成为摄政王子，随后成为乔治四世）。

虽然英国人认为自己是最伟大的爱动物者（还将世界上的其他人看做对动物施暴者，英国人攻击阿拉伯的驴主人、意大利驾驶马车的马夫和任何其他地方的虐待动物者），可几乎在英国任何地方找不到和法国对于宠物的热爱一丁点儿等同的行为——在英国，那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在法国没有觉得带宠物进餐厅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小狗随意进出豪华餐厅，把它们放在膝盖上摇来摆去，用精心挑选的美味小食喂它们；而有胡子的绅士，戴着贝雷帽，下巴上夹着餐巾，与自己的狗面对面地坐在咖啡厅里等着上菜。在英国——更不用说带有极强卫生意识的美国了——人们无法忍受这些事儿，哪怕是片刻也不能。可是在法国，每一个看门人都有猫相伴，似乎每一个杂货铺、肉铺和卖鱼的商店都会有一只居家猫，这可是常有的事情。那些猫儿总是蹿来蹿去，它们被

喂得太饱，说实话，是被糟蹋了。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正式露面时还是个少年天子。他最喜欢的猫躺在自己的胳膊里，这种做法得到世人尊崇。国王对猫的喜爱至死不渝，许多猫出现在他情妇的肖像画里。一般说来，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人跟宠物的关系更亲密，就像你所能想到的那样，亲密关系得以成立的大部分原因在于食物，不过，我们还是会吃惊并愤怒地发现，英国人是所有人中对待动物最残酷的。

说莱拉老于世故恐怕未找到要点。她的确具有成功驾驭两种语言的技艺（许多人感到精通一门都难），而且她对两种文化都能晓其精义。最终她的芭蕾生涯因为一次受伤而没能继续下去（虽然你只要看看她的站姿，即使是站在火炉旁边，都能感受到她所受的芭蕾训练），她后来带着她十六岁大的猫儿克利奥帕特拉去了巴黎，并进入了厨师学校——事实上，她从未想过离开她的猫儿片刻。

是莱拉的妈妈从他们乡下的房子里救出了克利奥帕特拉，克利奥帕特拉还有个姐姐美狄亚·奥迪尔，这是只疯了的猫，不停地撕咬、不断地嘶叫，看起来的确无法成为一只宠物。与之相反，克利奥帕特拉很快适应了宠物的角色，虽然她和两只马尾鹦鹉分享着同一个公寓，也喜欢坐在鹦鹉笼子边上，透过笼子栏杆

盯着它们。每次都把鹦鹉吓得一动不动，就这样害怕得数小时静默无声。她还和一只名叫安东尼奥的狮子狗、一只名叫摩菲斯托的橙色猫一起分享了公寓许多年。除了接近马尾鹦鹉的时候，克利奥帕特拉十分胆怯，开门的时候，她也从来不会跑出大厅，一看见陌生人，就没了影儿。就是因为这个，没人指望她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旅行者。然而，在莱拉去巴黎那趟儿，克利奥帕特拉自己鼓起了勇气，穿越大西洋的时候活脱脱就像个老水手。

在那个时候，大型的安全飞行条款尚未诞生，国际航线关于宠物是否可以登机的问题还很模棱两可，虽然原则上说每个机舱允许乘客携带一只宠物。不过莱拉登上飞机时，事先简单地把克利奥帕特拉塞在座位下面，在穿越大西洋时让她卧在自己的膝盖上——还为她准备了五毫克的安眠药。

“在飞机上，大部分时间她应该会在我膝盖上睡觉，就算是呆在座位底下的猫睡袋里也是这样。作为一只猫，无论路线多长的航班，她也不会去卫生间，即使我带着个猫儿方便盆和一只一次性的箱子。有时候，我会带她去卫生间，先把猫儿屎尿盆放在箱子里，然后再把克利奥帕特拉放进去。她就这么坐在箱子里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个疯子。”

空中小姐很迷人。现在，以下情况已很少发生，空姐们在她们的工具箱里带着塑料手铐和绑带，用来对付“难办的”乘客。克利奥帕特拉已经接种过疫苗，符合法国大使馆的规定（她有健康证明和所有权证明，后者对于一只被救回的流浪猫来说并不容易搞到），法国海关人员挥手示意让我们离开——“一只猫。这不是一只猫么？”——法国人在携带动物出入国境的问题上从来不为难人，不像英国颁布了六个月的动物检疫期。这一规定给政府高层带来了不可计数的问题。二战期间，当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从马德里返回英国的时候带着他们的八哥狗，这迫使伊丽莎白·泰勒呆在泰晤士河上的游艇里，以此让他们的狗躲过检疫期。

克利奥帕特拉很快就融进了巴黎的生活。这个城市对于猫儿的吸引力在小说家科莱特的作品里展现得最为出色。作家对于自己的猫极其喜爱。在法国，人们称猫猫为“米奴”，就像我们叫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猫儿为“基蒂”。克利奥帕特拉将莱拉的公寓大厦逛了个遍，从门房的小屋到住在我们楼下的日本艺术家的工作室，她偶尔还会晃到阳台上看一眼巴黎街景。虽然有那么一种东西叫做法国猫食，可大部分法国猫儿都会舔吃主人的盘子，同时，法国人根本不会

相信任何生物会喜欢从罐子里倒出的食物胜过精心烹饪、淋上某种沙司的美味。

以克利奥帕特拉的事例来看，因为莱拉那个时候正在学习烹饪，她吃的东西都是些什么野生鳜鱼之类的东西，因此培养起一种特别针对肉圆子、浓汁炖腰子和脑子等等的挑剔的法国人般的味蕾。——一句话，在莱拉厨艺渐长的时候，克利奥帕特拉培养出了一种对于食物的特别挑剔的口味。

有一些人相信油腻食物对于猫来说是有害的，特别是浇上大量奶油或奶酪的菜肴。无须说，这一观点在法国不会有人响应，而所有猫猫也不会同意。大多数猫儿都喜欢油腻食物——毕竟，它们不是野兽——不过，油腻食物可能对于猫的害处没有对人那么大，因为它们不抽烟，也不会活到担心胆固醇的年龄，所以这对猫没那么大伤害。虽然我们的猫没有尝过法国高级烹饪术的甜头（莱拉来我家做客期间除外），但它们偶然会吃吉士蛋糕、柠檬派、辣椒、中国菜（那个时候迈克尔正在参加美国烹饪机构举办的中国菜培训班）、烤猪肉、茄盒和马铃薯泥的肉饼。他们似乎不喜欢肉饼里有太多的土豆，也不喜欢任何种类的意大利通心粉。芒西特别喜欢黄油，喜欢在盘子里挖上一大团。不过如果你恰好忘了在黄油罐上盖盖子，她就会扒出

来吃个痛快。如果没有黄油，她会尝试人造黄油，虽然稍欠热情。比起牛奶来，它们更喜欢奶油；比起低脂牛奶来，它们更喜欢纯牛奶。可我们不也是这样？芒西过去很喜欢将扎巴尔的葡萄干小麦松饼作为早餐。那个时候，迈克尔还是从城里拉食物回来，如果有可能的话，芒西喜欢尝一调羹炒鸡蛋。十分幸运，偶尔，在生日宴会之后，猫儿们还有机会吃点鱼子酱，可它们却对之嗤之以鼻。是太咸了，太腥了？谁知道呢？

如果莱拉来得更勤些，我们的猫儿可能还会培养出更挑剔的味蕾。总的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部分猫是愿意尝试精心烹饪的食物的，那个比例甚至比人还要高。当然，你所投给动物味蕾的信任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它们的味蕾还喜欢老鼠肉条或喜欢吞咽大个头昆虫。

在任何情况下，克利奥帕特拉陷入在法国烹饪之中，她就像那些定居在巴黎的美国人，很快就变得**比法国人还法国人**。在冬天的那几个月里，她的身体上长出了亮橙色的横条，这是因为她老是接近煤气炉，却烧到了自己的毛。莱拉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她送到一个对于英语一窍不通的朋友那里，所以她慢慢地懂得法语了。每次莱拉回来接克利奥帕特拉的时候，她的

朋友总会长舒一口气，她每天都会担心自己外出的时候那只猫会死，因为克利奥帕特拉实在太老了。她似乎喜欢被带着逛巴黎，嘈杂市声和奇怪的味道她会照单全收——那与纽约的场景是迥然不同的。克利奥帕特拉变形成了一只多变的法国猫，这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莱拉担心五年之后，当她回到美国的时候如何适应。五年在猫的生命中可算漫长，何况克利奥帕特拉又这么老了。

不过，她的回归可谓太平无事，她很容易就习惯了一种新的惯例——在纽约和康乃狄格之间每日往返，而那里的售票员可不比法国航空服务人员对猫儿那般友善。克利奥帕特拉会坐在莱拉的膝盖上睡觉或是看窗外的风景，而当售票员走过来的时候，她似乎有第六感，立马钻进莱拉的包里，静静地呆着，几乎气都不出。

在 1982 年，她坐飞机到洛杉矶去旅行，在那儿克利奥帕特拉仅仅活了三个礼拜就死了。“谁又能责怪她呢？”莱拉说。——她离开巴黎数千英里，在经历过巴黎的生活之后，洛杉矶对于她来说不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城市。这种感觉许多其他旅客也一样有，但猫不一定有。

好了，当你渐渐习惯了临窗而望巴黎的屋顶，习

惯了吃那些加入了大蒜和葱的小食，习惯了听法国人说话以后，却终老在洛杉矶的一间小屋里，而一日两餐都是从当地超市拉回来的，无疑是让人沮丧的。可怜的克利奥已经二十六岁了，这对于猫来说已经是奇迹般的年龄了，她义无反顾地跟一切说拜拜了。

古人有云，善良的美国人去世，就会去巴黎。或许对于猫来说也是一样，克利奥的灵魂会在巴黎大街上游荡。

无论如何，有人希望这样。

10．净化（Cat-harsis）：猫的生活

在 1950 年代后期的美国，出版界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莫过于一本小小的、方方的平装书，这本只卖一美元的畅销书叫做《法国猫》，作者是塞纳，一个法国报纸的漫画家。塞纳使用诸如“c-a-t”之类的词语，配上生动的图画，设计出一种关于猫儿的迷人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填字游戏。当然，一开始，她使用“c-h-a-t”来开始游戏，比如“芭蕾舞”（“entre-chat”）（配有一幅当上芭蕾舞演员的猫儿图画）——它很有法国味，不是么？——而由西蒙和舒

斯特尔出版社改编成英文时，书里增加了诸如“大灾难”（“cat-astrophe”）、“远程轰炸机”（“cat-alina”）、“毛虫”（cat-erpillar），或“烹调酱”（cat-sup）（如果你脑袋里难以闪出具体的形象，请看看第141 页）。每一个西蒙和舒斯特尔编辑部的人都围坐在一起数周，思量包含“猫”的词语，以至退掉了其他活儿。结果，法国名人塞纳在美国（非常省力地）一夜窜红，十几万本《法国猫》销售一空。无疑，今天许多书架上还静静地躺着许多《法国猫》，它们并不惹人注意，大部分都已被遗忘或是被藏了起来，因为微小的尺寸让它隐了形，就像一只小猫藏在书后。

《法国猫》里并没有“净化”（cat-harsis）这样一种猫，因为没有人可以选出配这个词的图画，不过这个词语倒是相当容易地描绘了许多猫儿，或者说许多猫儿离了这个词就无法被形容。当然，万事万物总是相对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到两只猫似乎已是极限，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半打猫也不算多，而对某些极少数的人来说，则是多多益善。

总的说来，猫的数量并不是根本的限制性因素——猫猫并不占用很大的空间，而且有其消失之道。当然，吃饭时间除外——还有就是你得准备好的大量的猫便盆生活在一块儿。我们自己的极限从一只变成两

只，再到三只（加上前门廊上的一只和谷仓洗衣房中的一只，实际上外面的猫儿数量是不计其数的——只算了屋子里的猫儿）。三个猫便盆似乎符合我们个人舒适的极限（有待进一步观察），两只在楼下，一只在楼下。（其中楼下的一只属于图西，因为她很少离开自己屋翼里的私人套间，除非是被强行带出。那个时候她会踉跄不前，可怜地嚎叫。当然，她也不想其他猫进来，这是一间具有专属于一只猫性质的厕所。）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过“现代”装置，那些玩意儿常常只出现在高档商场的邮购目录上，号称是具有新近技术含量的猫便盆。其中的一个是看起来像盖上玻璃纤维的天文观察窗或爱斯基摩人圆屋顶的窝儿，还开了一扇门。这玩意儿据说给猫儿提供了足够的隐私空间，还能除臭，减少粪便垃圾的散布。我们自然喜欢这东西，可碰巧猫儿不喜欢它——不管它们多想上厕所，没有一只愿意走近这玩意儿。猫猫当然需要隐私权，可它们不想走进一个蓝色的塑料圆顶窝儿呆坐在黑暗之中。更精巧（当然更昂贵）的是一个高科技、带插座的机械“自动清洗”装置，据说在猫儿离开“方便之所”的时候，它会嘀嗒乱响，用金属刷子刷去粪便。对于我们来说这似乎是蹲茅坑的一大技术进步，然而猫儿对之并不信赖，甚至有的时候视之为一

种恐怖。

好了，谁又能责怪它们呢？毕竟，又有多少人真的喜欢自动冲洗马桶（如果你是位男士，当你站起来的时候摸索草纸、裤子才拉到一半时，马桶开始冲刷了）？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比较喜欢自己冲厕所，猫儿似乎也是这样，它们会呼呼作响、叫上几声，刷刷窝儿，自己处理那儿的东西。它们一定在想：谁知道呢，或许我可以铲起自己的粪便吧？当然，亦有例外。我们的好朋友，奥林匹克自行车冠军威廉·斯坦克劳斯有一只学会了自己冲洗厕所的猫儿。哎，我们的猫儿没有一只能够掌握机械的原则。

在大小便的事宜上，我们是同样业余者中的门外汉，可这事儿往往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早上起来的头等大事啊）。我们的朋友林恩一家——苏珊和杰夫就住在我们农庄沿路上方的农庄里——竟有十八只猫儿便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他们还以一种十分叹息的口气说：这数目还是减了呢，本来有二十七只。二十七只猫便盆！我们显然要问一问：每次需要补充新的便盆时，他们是否会搬空超级市场的架子？不会，当然不会，他们都摇起了脑袋，就像夫妇间共享着一个贸易秘密。他们从当地的梅森店里预定，然后用平板卡车拉回来。他们采取所有省事的方法——黏土基的

盆儿、沙子做的盆儿，有的牢固有的则不是，现在则是用用旧报纸球做的盆儿。他们一致认为，沙子做的是最差劲的，因为猫儿的脚趾上会带上沙子满屋子乱跑，在枕头和家具上留下一道道印记。我们干吗不到他家去瞅瞅呢?

谁会说不呢？林恩家也是一幢漂亮的老房子，比起我们家 18 世纪的农屋来，稍显现代化些，也更有乡村庄园的味道。它有一个很大很正式的门廊。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那儿住了好些年，可他们家的装饰设计似乎还停留在刚入住的水平，因为猫儿们的需要只能止步不前。他们卧室的地毯被取走了，家具都盖上被单——唉，还是太晚了，猫猫们早已将锐利的爪子伸向装修的每一英寸之上。林恩一家尝试在家具脆弱的角部加上防护来避免被猫猫破坏，比如，用质地很硬的灯芯绒包在 L 形的甲板上。坦白地说，效果不佳。

在通向卧室的进口处悬挂着几幅画，其中的一幅被取了下来，为了给一个大钩子挪地方，钩子上挂了个大塑料医用水合袋和试管——他们家一些小猫肾有问题，所以每天需要补水。卧室的底端完全让给了一排猫猫便盆——林恩家的猫儿不像我们家，他们显然喜欢那种带着塑料屋顶、活像爱斯基摩人圆顶冰屋的便窝。在旋转扶梯下面的储藏室里有另一个巨大的猫猫

便盆，里面打着暗暗的紫色荧光灯，因为猫儿们喜欢一点点私密空间。衣橱对面是小小的化妆间，那里的水碗似乎太多了点，有人想要进去非得踏水而行不可。然而，那里却看不见一只猫儿。

我们现在所坐的地方——小小的、玻璃做的门廊被猫儿剥得赤条条的，或是特意为了猫儿剥得赤条条的——盖上被单的家具上放着一大麻袋的猫干粮。我们谈论着猫的饮食习惯。在这个方面，林恩一家要比我们严格得多。我们给每只猫不同的食物，有一些还有小灶伺候，可林恩家却给所有猫一样的食物，盘子里没得选择，不提供菜单，也没有候补。

他们的猫迟早会学着喜欢这样的食物，不管喜欢不喜欢，至少得填肚子吧。他们解释要是不这样的话，生活太复杂了。

人们可以一窥缘由。在他们“仅仅”只有十三只猫儿时——已经是从二十六只的最高峰降了下来，每一只都由肖像画家画了油画肖像。当它们死了的时候，林恩一家可以用画来纪念它们。

一开始，他们并不想要这么多的猫儿。杰夫指出——或多或少这来自天意。他们本来只有一只猫，然后想给它找个伴。命中注定它会有个伴。空姐苏常年要飞往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似乎巴巴多斯岛没

有什么狂犬病之类的东西，不过就如同英国一般——由于那里是英国的殖民地，你绝不能不通过六个月的检疫期就带回宠物。可话说回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带回一只可爱的宠物。

和绝大多数的加勒比海岛一样，巴巴多斯岛满是流浪猫（土著居民没有阉割猫儿的习惯），所以，走到岛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猫儿们都引起了她的同情和注意。一开始她带回了一只，然后又是一只——每一个美国本地人或移民注意到她用同一种报纸带回了不计其数的猫儿——不久林恩家在纽约的复式公寓里就有了二十六只猫儿和二十七个猫儿窝。或许他们还算走运，不久苏就转到了另一家航空公司，就在那时他们买下了农庄，然后放弃了那套公寓，将全部的猫儿都转移到了乡下。从那时开始，猫的数量开始下降了，有一些老死了。不过林恩一家还是发现，当有流浪猫到了门口时很难不收留这些陌生家伙。很多流浪猫都来自他们的邻居那儿，他们就像巴巴多斯岛民一样没有阉割动物的习惯。

在各种各样的宠物爱好者杂志上都会有这样一个广告，它会告诉你，如果猫的子孙后代不被阉割的话，这些公猫和母猫的生长率将会有多大。这就好像那些显示利息的图表，如果你让自己的钱存上二十年将会

获得哪些混合利息一样——这就好比在任何情况下，自然的力量和生殖的习惯会让猫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小猫，而广告带给我们大家的信息就是：骟掉或阉掉它们。我们共同的邻居似乎想把这个数学理论来做个实际的、实验性的测试。所以他们养了太多的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富贵病。所以，林恩一家从来不怕找不到猫收留，他们永远不会觉得猫太多了。

苏在她家附近的墙边发现了小小的威利，于是它就这样被命名了。她用自行车头盔把它装回了家。威利是那样楚楚可怜，就算是一丁点儿也不喜欢猫的人看见了它也会心疼得掉泪。它悄然无息地突然出现，显然没有人知道它从哪儿来（真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它像一束长着两只大大的黄色眼睛的巨大的黄褐色毛球，面带绝对让人信任的表情。用长毛猫（与短毛猫相对）来形容威利也是不够贴切的。因为就算没有毛，它也是一只很大的猫。加上那些毛，它看上去又大又蓬，绝对可以去冒充棉花糖。况且它如丝般柔滑的毛还向四面八方生长着。和那些胖人一样，它也有一种粗笨的优雅和几乎奇异的冷静。“它的粗糙的舌头才最有名”，杰夫解释说。有些猫喜欢舔它们主人的脸，威利也是这种猫的一分子。但是显然和其他普通的猫不同的是，它的舌头有一种研磨的力量。

每次杰夫朝它跪下来的时候，它就开始着手证明自个儿了。果然，威利开始舔他的脸颊，它的眼睛里面满是幸福之色。而当杰夫站起来以后，他的脸上就会有一块红红的印子，就好像用一把钝钝的剃刀狠狠地剃过胡子一样。

“每一只猫都有它自己的恶作剧，这个就是威利常干的。”杰夫睡眼惺松地解释说。他想了一会儿，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看，哪些地方可以把地毯卷起来，哪些地方的家具可以做些保护，就好像内战即将发生一样。（当然要是真的发生，这个时候做已经太晚啦。）“重要的是，它们每天都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欢笑。谁能反驳这一点？”他说。

谁真的能呢？当然，最后它们也会让你流泪，但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呵。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威利站在厨房玻璃门后面看着我们——不像我们，林恩家不准他们家的猫儿到外面去。它的表情看上去像是在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毕竟猫不是狗。它们并不守卫自己主人的家——这念头看来从来就没有在它们的头脑中闪现过。它们住的地方只能是它们自己的家，当然，它们也和它们的主人共同分享这个家。甚至对于猫来说，也许它们

根本就没有“所有权”这个概念。这就好像那些印第安人：他们永远不能明白，土地怎么可以拿来买卖——土地是大家共有的，它谁也不属于，它只属于它自己——同样地，猫觉得它们并不属于任何人。

甚至那些躲在门窗后面的，像亲切的威利一样的猫儿，它们也永远是自由的。

也许对于猫来说，那才是最重要的。

CAT*PEOPLE

Michael Korda and Margaret Korda

“读了这个，猫一定会满意地哼哼！”
——凯蒂·凯莉：《家庭：布什王朝的真实故事》作者

“我喜欢这本惹人爱的书。《猫*人》让我想学猫那样哼哼！”
——朱迪·科林斯：《早晨、晌午和夜》作者

“我已经品尝过《猫*人》了。非常精彩。读它起是桩乐事！这本书让人享受——风趣、精彩、动人且富有洞见，让我丈夫也不住地颔首赞许、沉浸其中，他不时地捧腹大笑，有时又热泪盈眶。”
——芭芭拉·德林斯基：《寻找佩顿之地》的作者

“《猫*人》再次证明，知道在高手面前保持卑歉是重要的，在这儿，高手是指猫。阅读《猫*人》会证明你是多么明智。更为重要的是，你会让猫对刮目相看。”
——丽塔·迈·布郎：《舞会和猫的见证》作者

“我太喜欢《猫*人》了。它就像我楼下的邻居常爱说的：‘就像猫儿一样狡猾’。”
——安娜·里沃斯·西登斯《甜甜的小溪》作者

ISBN 978-7-5339-2675-5
ISBN978-7-5339-2675-5
定价：12.00元